

第四冊



史記第四

伯夷列傳

可謂善人者非邪

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索隱本作可謂善人者
邪抑非也注曰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邪又非
善人者邪念孫案淮南王傳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
也貨殖傳曰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語意竝與此同疑
索隱本是原文而今本為後人所改也老子曰是以侯
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語意亦相似

志三之四

跖

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本跖作蹠注曰蹠及注作跖竝音
之石反據此則正文本作蹠集解內當有蹠一作跖之
語故云蹠及注作跖竝音之石反也今本正文作跖又
脫去集解則與索隱不合乃或改其文曰蹠與跖同竝
音之石反斯為謬矣正義述正文亦作蹠字

老子韓非列傳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念孫案史公原文本作名
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姓李氏在名耳之上字聃作字伯



陽謚曰聃此後人取神僊家書改竄之耳案索隱本出名耳字聃姓李氏七字注云案許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也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也據此則唐時本已有作字伯陽者而小司馬引說文以正之取古人名字相配之義而不從俗本其識卓矣又案經典釋文序錄曰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陽史記云字聃文選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字聃遊天台山賦注及後漢書桓帝紀注並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則陸及二李所見本並與小司馬本同而今本云云爲後人所改竄明矣又案文選反招隱詩注引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又引列僊傳曰李耳字伯陽然則字伯陽乃列僊傳文非史記文也若史公以老子爲周之伯陽父則不當列於管仲之後矣

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念孫案此當從宋本作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今本離合與宋本相反此後人依周秦本紀改之也索隱本出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十一字

今本脫一合字據宋本史記補

注曰案周秦二本

紀竝云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與此傳離合正反蓋周秦二本紀皆言離五百歲而復合此言合五百歲而離故云離合正反若此文與周秦本紀同則何相反之有

離辭

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正義曰離辭猶分析其辭句也念孫案離辭陳辭也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杜注曰離陳也是其證枚乘七發云比物屬事離辭連類亦與此同

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

志三之四

三

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句說者與知焉則身危

念孫案此當以迺自以爲也故爲句說者與知焉爲句

爲成也晉語黍不爲黍稷不爲稷章注爲成也淮南本

經篇五穀不爲高注不爲不成也孟子萬章篇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言莫之爲而成也韓策也讀爲他

鳥不爲鳥鶴不爲鶴言不成鳥不成鶴也

他故他事也周官占人以八卦占筮之也鄭注八故

十年公羊傳習乎知妻之謂人主顯有所出事而實自

以成其他事此唯恐人之知其謀也而說者與知之則

身必危韓子說難篇作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是其明證矣他字古或通作也墨子備城門篇城上皆

母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盡除去之也與他同賈子脩政語篇是以明主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取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說苑君道篇自也皆作自他他字本作佗他之通作也猶佗之通作它耳索隱正義皆讀迺自以爲也絕句失之

大忠

大忠無所拂悖辭言無所擊排今本悖辭二字互誤鍾山札記已辯之迺

後申其辯知焉韓子說難篇大忠作大意念孫案作者是也意與言正相對必二者皆當於君心然後可以申其辯智也小司馬以大忠爲匡君不知說難一篇皆

志三之四

四

謂進言者之宜順不宜逆意在得君不在匡君也蓋史記意字本作意說文意滿也方言作臆漢巴郡太守樊文儼安也今亦作億是從傳寫者脫其上半因譌而爲意之字多與從意者相通忠矣

孫子吳起列傳

坐爲計謀

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念孫案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坐作主於義爲長

此子三者皆出吾下

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念孫案子字本

在三者下今誤在三者之上則文不成義後漢書朱浮傳注引此作此三者子皆出吾下通鑑周紀一同呂氏春秋執一篇作三者子皆不吾若也

自喜名

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念孫案名字後人所加自喜猶自好也孟嘗君傳贊好客自喜田叔傳爲人刻廉自喜鄭當時傳以任俠自喜皆其證加一名字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此無名字

五子胥列傳

縣吳東門之上

志三之四

五

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念孫案縣吳東門之上縣本作著

張略反

此後人依吳語改之也

華嚴經音義上引廣雅曰置著也是著與置同義吳世家曰抉吾眼置之吳東門越世家曰取吾眼置吳東門此曰抉吾眼著吳東門之上其義一也說苑正諫篇曰抉吾眼著之吳東門語卽本於史記呂氏春秋知化篇亦曰抉其目著之東門後人據吳語改著爲縣不知吳語自作縣史記呂覽說苑自作著也匡謬正俗八引史記作抉吾目著於東門藝文類聚人部初學記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並作抉吾眼著吳東門之上此皆其

明證矣

乃劫之

乃劫之王如高府念孫案劫下本無之字哀十六年左傳曰白公以王如高府楚世家曰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此曰乃劫王如高府其義一也劫下不當有之字

仲尼弟子列傳

其地狹以泄

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泄字作淺內傳

陳成恆篇念孫案泄字於義無取下文地廣以濶濶與淺正

相對則作淺者是也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亦作淺蓋泄

志三之四

六

或作洩形與淺相近淺誤為洩又誤為泄耳又案地可言廣狹不可言濶淺地當為池字之誤也上言城故下言池池有廣狹濶淺故此言狹以淺下言廣以濶也越絕書吳越春秋竝作池字

排藜藿

原憲亾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

閭過謝原憲念孫案藜藿當為藜藿徒弔反字之誤也藿

卽今所謂灰藿也爾雅拜藿藿郭注曰藿藿似藜莊子

徐無鬼篇曰藜藿柱乎鼪鼯之逕案藜藿皆生於不治

之地其高過人必排之而後得進故言排越世家曰莊

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彼言披藜藿此言排藜藿其義一也若藿爲豆葉豆之高不及三尺斯不可以言排矣月令曰藜莠蓬蒿竝興管子小匡篇曰蓬蒿藜藿竝興昭十六年左傳曰斬其蓬蒿藜藿藜藿與蓬蒿皆是穢草故云排藜藿入窮閭若藿則非其類矣魏書李騫傳騫贈盧元明魏收詩曰稍旅原思藿坐夢尹勲荊則騫所見史記本正作藜藿也凡書傳言藜藿者皆謂採以供食故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曰取橡栗藜藿而食之墨子魯問篇曰短褐之衣藜藿之羹韓子五蠹篇曰糲粢之食藜藿之羹此皆與言藜藿者異義不可比而同之

志三之四

七

也藿藿字形相似故藜藿多譌爲藜藿晏子春秋外篇曰晏子東畊海濱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荊棘韓子外儲說左篇曰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淮南脩務篇曰藜藿之生頓頓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樞棟晏子韓子與荊棘竝舉淮南言不可爲樞棟則藿字明是藿字之譌詳見淮南而校書者皆莫之或正蓋世人多聞藜藿寡聞藜藿所以沿誤而不知也

毋季字子產

毋季字子產引之曰此本作毋季產字子二字則後人據家語增之也單行索隱本出毋季產三字注云家語

毋季字產正義曰家語云毋季字子產是家語以產爲字不與史記同史記原文無字子二字明矣唐書禮樂志作毋季產本於史記也毋季產者毋其氏季其字產其名也左氏春秋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正義曰季是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遂叔肸之類皆名字雙舉是其例也家語改爲毋季字產大誤古人無以伯仲叔季爲名者惟杜預注左傳謂祭仲足名仲字仲足他人無此謬也

邾吳

邾吳字子斂索隱本邾作邾云家語吳作邾字子斂文

志三之四

八

翁圖作國選蓋亦由避諱改之劉氏作邾吳邾音圭所見各異也引之曰作邾者是也古本若非邾字何以避諱作國廣韻邾國也又姓出何氏姓苑而邾字下不云是姓然則古無邾姓不得作邾明矣至唐初始誤爲邾故劉伯莊音圭而通典禮十三唐書禮樂志及宋倉頡碑陰并仍其誤索隱謂家語吳作邾而不云邾作邾則家語亦作邾可知今本家語作邾者後人以誤本史記改之也

商君列傳

諸庶孽公子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念孫案公字後人所加玉
藻公子曰臣孽是公子卽爲孽子旣言諸庶孽子則無
庸更言公子呂不韋傳曰子楚秦諸庶孽孫亦不言諸
庶孽公孫也文選西征賦長笛賦注引此皆無公字

鞅欲變法

孝公旣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
名疑事無功念孫案鞅欲變法鞅字因上文而衍此言
孝公欲從鞅之言而變法恐天下議己非謂鞅恐天下
議己也孝公恐天下議己故鞅有疑事無功之諫若謂
鞅恐天下議己則與下文相反矣商子更法篇孝公曰
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
孫鞅曰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
天下之議之也是其明證矣新序善謀篇同

收司

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引之曰收當爲牧字之誤

俗書收字作收與牧相似晏子雜篇蠶桑黍牧之處
也不足呂氏春秋論人篇不可牧也淮南原道篇中能
得之則外能牧之今方言曰監牧察也鄭注周官禁殺
本牧字並誤作收

戮曰司猶察也凡相監察謂之牧司周官禁暴氏曰凡

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酷吏傳曰置

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漢書譌作收司顏師古以爲皆
收捕司察姦人非也辨見下

其證也索隱本作牧司注云牧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則九家連舉發然則必先司察而後舉發舉發而後收捕不得先言收而後言司矣索隱之牧司謂相糾發後人亦依正文改爲收司而不知收非糾發之謂也

小都

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念孫案都大而縣小不得言集都爲縣都卽鄉字之誤而衍者也秦本紀曰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六國表曰初聚小邑爲三十一縣皆無都字

蘇秦列傳

志三之四

十

君而不任事

奉陽君妬句君而不任事念孫案君而當爲而君言秦陽君旣妬賢而君又不任事也趙策作奉陽君如大王不得任事是其證

取淇卷

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念孫案卷上本無淇字此後人據趙策加之也索隱本出據衛取卷四字注曰地理志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正義曰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言秦守衛得卷則齊必來朝秦據此則正文內有卷無淇故索隱正義皆釋卷字而不

釋淇字且正義但言守衛得卷則無淇字明矣又案索
隱言戰國策云據衛取淇者謂史記作取卷而戰國策
作取淇也後人據戰國策加入淇字則與索隱不合乃
或於引戰國策之下加無卷字三字以申明之單行本
無此三
字
其意謂史記作取淇卷而戰國策無卷字也不知史
記作取卷與戰國策作取淇者不同故索隱曰戰國策
云據衛取淇若史記作取淇卷則但云戰國策無卷字
足矣何必更言取淇乎此不思之甚也

湯武之士不過三千 卒不過三萬

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趙策

志三之四

七

作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後漢書鄧禹傳注
引趙策卒作士車不過三

百乘無卒不過三萬句念孫案卒即士也既云士不過

三千不當又云卒不過三萬蓋史記本作湯武之士不

過百里即所謂湯以七十
里文王以百里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千

即所謂革車三百
兩虎賁三千人與趙策小異文選枚乘諫吳王書湯

武之士不過百里李善注引史記蘇秦說趙王曰湯武

之士不過百里是其證後人據趙策改士不過百里為

士不過三千又改下文之三千為三萬斯為謬矣卒不
過三

千言其少也若作三萬則非其指矣下
文蘇秦說魏王亦云武王卒三千人

見破於人 見臣於人

今面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
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念孫案下兩見
字皆涉上見字而衍索隱本出臣人之與臣於人七字
注曰臣人謂己爲彼臣也臣於人謂使彼臣己也案索
隱誤
解當從正義曰破人謂破敵也破於人謂被敵破臣人
謂己得人爲臣臣於人謂己事他人則無兩見字明矣
趙策亦無兩見字

距來

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
射六百步之外索隱曰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於

志三之四

十二

來敵也

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此數語
誤入集解內荀子注引此不誤

念孫案小司馬

緣文生義非也距來當爲距黍黍來隸書相近故黍譌

爲來韓策作距來亦後人依史記改之藝文類聚軍器

部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並引廣雅曰繫弱鉅黍

弓也荀子性惡篇曰繫弱鉅黍古之良弓也

楊倞注黍
當爲來卽

臧於小司
馬之說

時力距黍皆疊韻字故荀子廣雅並作鉅黍

文選閑居賦谿子巨黍異綮同機李善注引史記作巨

黍距鉅巨古竝通用

不從

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

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念孫案大王不從下脫親字

當依楚策補

從卽容反

投從約書

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爲設今本竝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爲易解念孫案索隱旣云投當爲設則不當又云作投甚爲易解蓋正文投字本作設索隱之投當爲設今本竝作投本作設當爲投今本竝作設此是各本皆作設而小司馬以爲當作投故曰作投甚爲易解也後人旣改正文設字爲投又改索隱以就之而其義遂不可通矣

志三之四

三

愈充腹

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身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外同患也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案謂飢人愈身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外同患也念孫案小司馬以愈充腹爲愈益充腹亦非也燕策作偷充腹則愈卽偷字也鄭注表記曰偷苟且也言飢人愈身頭雖苟且充腹而與餓者同歸於外也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愈一小快卽偷一小快也淮南王傳王亦偷欲休漢書偷作愈韓子難一偷取多馱

淮南人閒篇偷作愈是偷與愈通也偷薄字說文本作

愉從心俞聲

唐風山有樞篇他人是愉鄭箋愉讀為偷周官大司徒則民不愉桓七年公羊傳注

則民不愉坊記注不愉於外匹釋文疏音偷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欲色嘔然以愉逸周書偷作愉荀子王霸篇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外斷匹而其心字不愉漢繫陽令楊君碑不愉祿求趨竝與偷同

或枉券或枉下轉寫小異耳鹽鐵論非鞅篇猶食毒肉

愉飽而罹其咎也彼言愉飽此言愈充腹其義一也愉

愈偷字異而義同

抱柱

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

而殛念孫案柱上本有梁字文選獄中上梁王書注太

志三之四

古

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竝作抱梁柱而殛燕策及莊子盜

跖篇同

北夷

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

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

之是益二齊也索隱曰北夷謂山戎北狄附齊者念孫

案此文言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是北夷之地去

魯衛不遠小司馬以山戎北狄當之誤矣北夷當為九

夷字之誤也燕策作北夷亦後人依史記改之秦策云

楚苞九夷方千里魏策云楚破南陽九夷李斯上始皇

書云包九夷制鄢郢是九夷之地南與楚接此言齊并
淮北淮北卽楚地也齊并宋與淮北則地與九夷接故
又言齊并九夷也秦策言楚包九夷方千里此言九夷
方七百里七百里卽在千里之中故言楚包九夷也淮
南齊俗篇云越王句踐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
夷以朝是九夷之地東與十二諸侯接而魯爲十二諸
侯之一故此言齊并九夷與魯衛也上文言齊舉宋而
包十二諸侯田完世家言齊南割楚之淮北泗上諸侯
鄒魯之君皆稱臣此言齊并宋與淮北又言并九夷與
魯衛以上諸文彼此可以互證是今本之北夷乃九夷
之誤而不得以山戎北狄當之也

志三之四

五

此苦言

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念孫案苦當爲若字之
誤也此若言猶云此言燕策作若此言上文云王何不使辯士

以此言說秦下文云秦王聞若說若亦此也說亦言也

連言此若者古人自有複語耳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

言何謂也地數篇曰此若言可得聞乎輕重丁篇曰此

若言曷謂也墨子尚賢篇曰此若言之謂也禮記曾子

問篇曰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鄭讀以此

義也爲一句非是辯見經義述間 荀子儒效篇曰此若義信乎人矣今若

若譌作君
辯見荀子皆並用此若二字

塞郾阨

殘均陵塞郾阨念孫案塞本作安此後人依燕策改之也索隱本作安郾阨安卽闕字也闕亦塞也說文闕遮壅也列子楊朱篇謂之闕聰張湛曰闕塞也爾雅大歲在甲曰闕逢李巡曰萬物鋒芒欲出摧遏未通曰闕逢

見一切經音義十七釋文闕躬割反又於虔反於虔反之音與安

相近闕郾阨之爲安郾阨猶闕逢之爲焉逢見史記單麻書

闕之爲宣安徐廣麻書音義曰單闕一作宣安董闕于之爲董安于定

三年左傳董安于韓子十過篇作董闕于以遏徂旅之爲以按徂旅也後人

志三之四

六

依燕策改安爲塞不知安與闕同字闕與塞同義無煩改爲塞也

趙得講於魏

兵困於林中林中魏地徐廣曰河南苑陵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

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

攻趙念孫案趙得講於魏當從燕策作己得講於魏言

秦兵困於魏之林中恐燕趙來擊則以膠東委於燕以

濟西委於趙己得講於魏則又移兵而攻趙也下文曰

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己

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是其證今作趙得講於魏者

涉上下諸趙字而誤此謂秦得講於魏非謂趙得講於

魏也

索隱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則小司馬本不誤

張儀列傳

數讓之

因而數讓之索隱曰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數音朔念孫案小司馬讀數爲頻數之數非也秦初不見儀至是始一見卽責以數語而謝去之未嘗數數責之也數讀如數之以王命之數高注秦策曰數讓也廣雅曰數讓責也數讓連文猶誅讓連文古人自有複語耳

王業

志三之四

七

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念孫案去王下本無業字此涉上文王業而誤衍也王讀王天下之王此言秦不爭於三川周室而爭於戎翟則不能王天下故曰去王遠矣下文司馬鎔曰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正對此句而言則王下不當有業字索隱本出去王遠矣四字注曰王音于放反則無業字明矣秦策有業字亦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故姚宏校本曰曾錢劉無業字新序善謀篇亦無業字

論其故

臣請論其故念孫案論本作謁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索

隱本作謁注曰謁者告也今本既正文作論又改注文曰論者告也案訓謁爲告本於爾雅若論字則古無訓爲告者後人之改謬矣秦策及新序竝作謁

折韓

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匹可立而須也念孫案折讀爲制言韓爲秦所制不得不與之共攻梁也制折古字通呂刑制以刑墨子尙同篇作折則刑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讀折爲制魏策作秦挾韓而攻魏挾與制義亦相近

雖無出甲

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念孫案雖讀

志三之四

六

曰唯唯與雖古字通

大雅抑篇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言女唯湛樂之從也管子君臣篇

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言唯有明君能如此也楚辭離騷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言余唯有此脩姱之行以致爲人所係累也莊子庚桑楚篇唯蟲能蟲唯蟲能天釋文一本此承上文言秦兵之彊如是是唯無出甲出甲唯作雖

則席卷常山而折天下之脊也不更言出甲者蒙上而

省也雷侯世家曰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集解

引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莊子人間世篇曰若唯無詔

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郭象注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而角其捷

辯以距諫飾非也語意竝與此同

待弱國之救

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念孫案待當爲恃今作待者涉上文待諸侯之救而誤也上言秦之攻楚急而諸侯之救楚緩故曰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言弱國不可恃而彊秦不可忽若改恃爲待則非其指矣楚策正作恃弱國之救楚策上文待諸侯之救待作恃亦涉下文恃弱國之救而誤當依史記改

兩虎相搏

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引之曰搏本作據徐廣音戟正是據字之音後人不知據字之義而改據爲搏則與徐音不合乃又於音戟上加或字謬甚辯見楚策

志三之四

九

飯菽

民之會大抵飯菽藿羹念孫案飯菽當爲菽飯菽飯藿羹相對爲文韓策作豆飯豆亦菽也姚宏校韓策引春秋後語亦作菽飯

督過之 過楚 不過

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念孫案督過皆責也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賢君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楚辭九章曰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

而過之呂氏春秋適威篇曰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
而非不從高誘注曰過責也廣雅是督過皆責也若以
過爲過失之過則當言督過不當言督過之矣甘茂傳
蘇代謂向壽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
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
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走秦也秦楚爭疆而
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案過楚謂責楚也正義謂
說楚之過失以收韓亦失之張釋之傳曰釋之見謝景
帝不過也不過亦謂不責之也

趙服

志三之四

辛

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念孫案服字義
不可通趙服當爲趙破字之誤也趙策作破趙而四分
其地是其證

入儀之梁

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念孫案入儀之梁本作入
之梁下文曰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是其證入
下有儀字則文不成義此因上下文儀字而誤衍也齊
策作乃具革車三十乘內之梁內卽入也

喜

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見齊舊

本作熹誤也念孫案殷本紀九侯女不熹淫高祖本紀秦人熹封禪書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漢書郊祀志作熹又賈誼傳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熹桓六年穀梁傳陳侯熹獵墨子魯問篇國家熹音湛涵荀子堯問篇楚莊王以憂而君以熹漢有聞熹長韓仁銘又太尉劉寬碑陰河東郡聞熹泰山都尉孔宙碑逢祈字伯熹郃陽令曹全碑陰故市掾王尊文熹是喜字古通作熹不得以戰國策改史記也又案古今人表之司馬喜中山策作熹趙策曰無熹志而有憂色是戰國策喜字亦通作熹也

志三之四

三

不得待異日

陳軫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

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欲有教汝之事何不相見

異日

犀首見之念孫案索隱本軫語犀首云云本在上文吾爲事來之下其不得待異日五字作一句讀軫言不得待異日故犀首卽出見之也今本列索隱於不得待之下而以不得待爲句異日爲句大謬

秦得燒掇焚扞君之國

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扞

今本此下載索隱曰掇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扞

音煩身謂煩蹂而牽掣也戰國策云秦且燒燭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

君之國

此三字上屬爲句

有事索隱曰謂山東諸國共伐秦

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念孫案

中國無事與有事相對為文秦得燒掇焚并君之國與

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相對為文索隱掇音都活反

云云本在君之國下下注云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乃專

釋有事二字今本以掇音都活反云云列入燒掇焚并

之下君之國之上而以秦得燒掇焚并為句君之國有

事為句其失甚矣單行本亦誤下文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曰謂上文犀首云

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衍之所謂今本有事上有君之國三字亦後人所加單行本同

樛里甘茂列傳

議之

志三之四

三

樛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念孫案

議下本無之字此涉下聽之而誤衍也羣書治要引此

作挾韓而議無之字秦策及新序雜事篇竝同

白起王翦列傳

邢邱

秦嘗攻韓圍邢邱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集解徐

廣曰平皋有邢邱正義曰邢邱今懷州武德縣東南二

十里平皋縣城是也念孫案邢邱魏地非韓地徐張之

說非也此本作攻韓圍邢邢下邱字衍文耳秦策作秦

嘗攻韓邢此脫圍字困於上黨衍於字是其證邢即陘之借字

也上文曰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涇城拔五城正義曰涇庭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案今曲沃縣西北十里汾水旁有涇庭城卽桓三年左傳所謂曲沃武公伐翼次于涇庭逐翼侯于汾隰者也秦策曰秦攻韓圍涇韓策曰秦攻涇韓使人馳南陽之地范雎傳曰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涇拔之韓世家曰桓惠王五年秦拔我涇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卽此所謂攻韓圍邢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者也又案宣六年左傳赤狄伐晉圍邢邱杜注曰邢邱今河內平皋縣平皋故城在今溫縣東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一年攻魏取邢邱懷徐張彼注並與此注同范雎傳曰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邱秦策曰舉兵而攻邢邱邢邱拔而魏請附是邢邱爲魏地非韓地不得言攻韓圍邢邱也

孟子荀卿列傳

不果所言

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念孫案果信也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是不信所言也廣雅曰果信也中庸果能此道矣謂信能此道也孟子離婁篇果有以異於人乎謂信有以異於人也凡書傳言果然

者皆謂信然也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
接子田駟奭之徒

念孫案此本作自如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駟奭之徒自如者統下之詞稷下先生卽指淳于髡諸人而言下文曰自如淳于髡以下又曰自如孟子至于吁子匈奴傳曰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皆以自如二字連文田完世家曰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駟接子慎到環淵之徒此尤其明證也後人不曉自如二字之義而移如字於淳于髡諸人之上則文不成義矣

志三之四

西

爲

豈寡人不足爲言耶念孫案不足爲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亦謂安足與謀也與爲一聲之轉故謂與曰爲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爲猶與也孟子公孫丑篇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齊策曰犀首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韓策曰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言與聶政語也韓詩外傳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

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

孟嘗君列傳

一與文等

倉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念孫案文當爲之字之誤也上文曰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自此以下則皆稱孟嘗君而不稱文此句獨稱文則與上下文不合故知文爲之字之誤也之字指倉客言非指孟嘗君言太平御覽人事部待士類引此正作一與之等賓客類引作一與文等此後人依史記改之

偶人

志三之四

孟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念孫案偶索隱本作禺注曰音偶又音寓謂以土木爲之偶類於人也是舊本作禺有偶寓二音後人改禺爲偶又改注文曰偶音遇斯爲謬矣封禪書木禺龍變車一駟索隱曰禺一音寓寄也寄龍形於木一音偶亦謂偶其形於木也後漢書劉表傳論曰其猶木禺之於人也是偶人之偶古通作禺管子海王篇禺策之商日二百萬尹知章曰禺讀爲偶漢書匈奴傳此溫偶駮王所居地也班固燕然山銘斬溫禺以鸞鼓溫禺卽溫偶

如有

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念孫案如有如

或也下文曰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任
未可知也袁盎傳曰如有遇霧露行道外陛下竟有殺
弟之名奈何皆謂如或也或與有古同聲而通用說見
釋詞

意疑孟嘗君

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潛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
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念孫案意下本無疑字意孟嘗
君者意卽疑也疑其使田甲劫王也文選長楊賦注引
廣雅曰意疑也呂氏春秋去尤篇曰人有亾鈇者意其
鄰之子梁孝王世家曰梁王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

志三之四

三

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王

漢書文三王傳同張儀傳
顏師古曰意疑也

曰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亾壁門下意張儀直不疑傳
曰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已去而金主覺妄意
不疑皆其證也後人不知意之訓爲疑故又加疑字耳
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無疑字

爲雄雄者

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顧子明
曰爲雄下衍一雄字爲雄二字屬下讀

朝趨市

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

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引之曰朝趨市當作趨市朝
朝音潮下文過市朝者卽承此文言之若讀朝暮之朝
則與下明旦相複矣索隱出朝趨市三字云趨音娶後
又出過市朝三字云朝音潮謂市之行位有如朝列因
言市朝耳則所見本已譌爲朝趨市矣李善注文選藉
田賦引此亦譌李注引朝趨市而不引明旦二字蓋亦
以明旦與朝相複故節之而不知朝趨
市乃趨市
朝之譌也

平原君虞卿列傳

罷癘之病

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不幸有罷癘之病索隱曰罷

志三之四

三

癘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念孫案躄非背疾則罷癘
之病非謂腰曲而背隆高也罷癘卽指躄而言說文癘
罷病也廣雅壁癘也是躄爲罷癘之病也故淮南地形
篇林氣多癘天官書正義引作林氣多躄癘癘躄壁字
異而義同

發

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本發作廢注曰鄭

氏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卽廢棄之念孫案廢卽發

之俗字

召南騶虞篇壹發五豝小雅賓之初筵篇獻爾
發功徐邈並讀如廢廢發古同聲故字亦相通
墨子非命中篇發而爲刑或上篇發作廢列子仲尼篇
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釋文發一本作廢莊子

列御寇篇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釋文發司馬謂目笑本作廢齊策王何不廢將而擊之廢將卽發將謂目笑之而未發於口也鄭氏不達故誤解爲廢棄然以此知正文之本作廢也若作發則不得有此誤解矣後人改廢爲發遂失其舊乃或加發一作廢四字以牽合己改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衍文十六

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

王之軍必孤有以

自以爲韓魏至此凡十六字皆衍文說見下

王之事秦不

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念孫案上文趙郝

曰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

志三之四

矣

故虞卿復舉其詞而駁之曰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然則此文當以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爲一句而必字之下王之事秦之上不當有以爲韓魏云云十六字明矣此不知何處錯簡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趙策及新序善謀篇竝無此十六字

子秦地何如母子孰吉

趙王與樓緩計之曰子秦地何如母子孰吉念孫案此

本作子秦地如母子

句

孰吉

句

如者與也

論語先進篇方六七十如

五六十宗廟之事如會同如字竝與與同義

言子秦地與不子二者孰吉也

新序作子秦地與無子孰吉是其明證矣今本如上

何字者後人據趙策加之也趙策作與秦城句何如不

與句今本不與下又有何如二字亦後何與孰同義趙

策言何如則不言孰吉此言孰吉則不言何如後人又

加何字斯為謬矣後人不知如之訓

彊怒

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念孫案此怒字

非喜怒之怒廣雅曰怒健也健亦彊也後漢書第五倫

賢注怒馬謂馬之肥壯其彊怒連文又與下句斃字對

文趙策作因秦之怒乘趙之弊是怒即彊也上文曰吾

且因彊而乘弱是其證

志三之四

无

危哉 危反

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念孫案此危字非安危之危

危讀為詭詭詐也言其為秦之計甚詐也樓緩使趙王

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心實則示天下以弱而益

秦之彊名以為趙而實以為秦故曰詭哉樓子之所以

為秦者又李斯傳今高有淫佚之志危反之行危亦讀

為詭詭亦反也言其行之反常也曹大家注幽通賦曰

詭反也呂氏春秋淫辭篇曰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賈

子傅職篇曰天子燕業反其學建本譚本反譌作及今

本或作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淮南齊俗篇曰

後人以學記改之也

禮樂相詭服制相反是詭與反同義古字或以危爲詭
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作危淮南說林篇尺
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作危

魏公子列傳

閒語

侯生乃屏人閒語索隱曰閒音閑閒語謂靜語也念孫
案閒讀閒廁之閒閒私也項羽紀沛公道蒞陽閒行謂
私行也漢王閒往從之謂私往也王可以閒出謂私出
也韓子外儲說右篇秦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
謂私有所言也後漢書鄧禹傳因畱宿閒語李賢注曰
閒私也

志三之四

手

范雎蔡澤列傳

辯口

齊襄王聞雎辯口念孫案辯口本作辯有口謂辯給有
口才也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作辯有口才才字後人所加人
事部辯類作辯有口陸賈傳曰名爲有口辯士朱建傳
曰爲人辯有口武安傳曰盼辯有口皆其證

湖關

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念孫案湖下關字
後人妄加之也索隱本出至湖二字而釋之曰案地理

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卽今湖城縣也正
義說與索隱同皆但言湖縣而不言湖關地理志京兆
尹湖有周天子祠二所亦不言有湖關水經河水注河
水東逕湖縣故城北谷范叔入關此謂函遇穰侯於此
亦但言遇穰侯於湖縣而不言湖關又文選解嘲注引
史記曰竊載范雎入秦至湖則無關字明矣

砥硯

周有砥硯念孫案硯本作卮此因砥字而誤加石旁耳
說文玉篇廣韻皆無硯字唯集韻有之注云玉名范雎
曰周有砥硯則北宋時史記本已譌作硯秦策正作砥

志三之四

三

卮

亾其 亾意亦

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亾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
乎索隱曰亾猶輕蔑也念孫案小司馬以亾爲輕蔑義

不可通亾讀如無或言亾或言亾其皆轉語詞也亾或

漢書貨殖傳盜爵無刁孟康曰奴自相謂盜欲免去作無

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爲刁氏作奴乎無發聲助也莊

子外物篇曰抑固窶邪亾其略弗及邪呂氏春秋審爲

篇曰君將攫之乎亾其不與愛類篇曰必得宋乃攻之

乎亾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韓策曰聽子之謁而
廢子之道乎又亾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是凡言

亾其者皆轉語詞也越語曰道固然乎矣其欺不穀耶
趙策曰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卯矣其憎懷而愛秦
卯矣亦讀如無魯仲連傳亾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
乎索隱斷亾意爲一句注云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
而東游於齊案小司馬以亾意爲無還燕意亦非也亾

意亦者意亦也意亦者抑亦也
抑意古字通論語學而篇求之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墨子明鬼篇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莊子盜跖篇知不足卯意知而力不能行卯意並與抑同大戴禮武王踐阼篇黃帝顛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脩身篇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誠病或言意或言意亦或言乎意亦思乎意亦並與抑亦同
意亾
墨子非攻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

志三之四

三

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非命篇不識
替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亾替三代之暴不肖人與
或言無意
賈子瑰璋篇陛下無意少聽其數乎
或言亾意亦皆轉語詞也
齊策作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意者亦轉語詞
也
意者猶言抑者漢書敘傳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繆爲

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念孫案爲
猶謂也言范雎以此言繆謂宦者也
繆與謂爲一聲之轉故謂或曰爲說見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

田文

臣居山東時間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秦策田文作

田單鮑彪曰史之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吳師道曰姚氏云後語亦作文愚謂舉齊事言不必一時念孫案田文當依秦策作田單後語作文者校書者依誤本史記改之耳吳曲爲之說非也張載注魏都賦引史記正作田單

萬世之後

臣竊爲王恐句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念孫案秦策作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此脫一恐字則與下文義不相屬

爲友 結友

志三之四

三

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念孫案上句友字亦當作交隸書交字或作交形與友相似又因下文勝之友而誤索隱本作貴而爲交注曰言富貴而結交情淡者爲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則上句亦作交明矣又廉頗藺相如傳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友亦交之誤文選恨賦注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此竝作願結交

持國秉政

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念孫案政字後人所加索隱本出持國秉三字而釋之曰案

左傳云國子寔執齊秉見哀十七年傳服虔曰秉權柄

也據此則秉下本無政字持國秉即持國柄也絳侯世

家許負相條侯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

秉是其明證矣說文柄或作棟書傳通作秉齊語治國家不失其柄管子小匡篇作秉史記天

官書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周官鼓人注鏡如鈴無舌有秉竝讀與柄同後人不知秉

為柄之借字故妄加政字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作持

國秉政亦後人依史記加之人事部引此正作持國柄

曷鼻

先生曷鼻巨肩魑顏蹙膝攀念孫案曷讀為遏商頌

篇則莫我敢曷荀子遏鼻者偃鼻也偃鼻者仰鼻也長發

志三之四

音

也偃仰故徐廣曰曷一作仰列女傳辯通傳曰鍾離春極

醜無雙白頭濼目印鼻結喉是也偃遏一聲之轉偃鼻

之為遏鼻猶偃豬之為遏豬千金堰之為千金遏也襄

十五年左傳規偃豬鄭注周官稻人曰偃豬畜流水之

陂也禹貢熒波既豬某氏傳曰熒澤波水已成遏豬遏

豬即偃豬也文選沈約三月三日詩東出千金堰李善

注堰一作竭水經穀水注引河南十二縣境簿曰河南

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竭即千金小司馬不解曷鼻之

不

豈不辯智之期與念孫案豈不豈非也上文曰豈非又

游俠傳不可謂不賢者矣不賢者非賢者也非不一聲

之轉故謂非爲不說見釋詞

不知止 不知足

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念孫案止足二字互誤足與欲爲韻止與有爲韻有

古讀若以見詩及楚辭

樂毅列傳

嚙秦

令趙嚙秦以伐齊之利嚙與陷同念孫案索隱本嚙下有說

字是也集解引徐廣曰嚙進說之意則正文內有說字明矣說秦伐齊其大指在嚙之以利故曰嚙進說之意

志三之四

三

高祖紀曰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義與此同也

以身得察

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念孫案察讀爲交際之際際接也見爾雅及左傳

昭四年注孟子萬章篇注言假魏節使於燕而以身得接見先王也

際與察古同聲而通用淮南原道篇施四海際天地文子道原篇作施於四海察於天地

最勝

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念孫案最當爲取

字之誤也取與驟同取古聚字周官獸醫注趨聚之節釋文聚本亦作驟驟聚取三字古

聲並相近故騶勝者數勝也齊嘗破燕滅宋取楚之淮
騶亦通作取北故曰騶勝之遺事也燕策正作騶勝

顧反

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句命起兵擊齊念孫案顧反者還反也文選沈約鍾山詩注引蒼頡篇曰顧旋也穆天子傳吾顧見女郭璞曰顧還也故還反謂之顧反屈原傳曰使於齊顧反諫懷王呂氏春秋觀表篇曰郢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顧反過而不辭韓子外儲說左篇曰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趙策曰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淮南人間篇曰陽虎赴圍而走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皆謂還反也

志三之四

五

不化

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索隱曰言子胥懷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臣也念孫案小司馬誤解化字化者變也至於入江而不化猶言至死不變耳燕策作故入江而不改改亦變也上文曰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不悔與不化意亦相近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廣成傳舍

舍相如廣成傳舍念孫案傳下本無舍字此涉索隱傳舍而誤衍也索隱本出廣成傳三字而釋之曰廣成是傳舍之名若正文本作廣成傳舍則索隱爲贅語矣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有舍字則所見本已誤左思魏都賦廣成之傳無以疇張載注引此作舍相如廣成傳與小司馬本同足正今本之誤

請奉益甌

請奉益甌秦王以相娛樂念孫案奉當爲奏字之誤也奏進也言請進益甌於秦王前也上文秦王曰寡人竊

志三之四

七

聞趙王好音請奏瑟故相如亦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益甌秦王以相娛樂請奏益甌正與請奏瑟相對今本奏作奉則非其指矣文選西征賦注太平御覽器物部引此竝作奏上文又云相如奉璧奏秦王

大功

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攻城野戰之功對下文徒以口舌爲勞言之而其大自見無庸更加大字文選西征賦注後漢書寇恂傳注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疾病部引此竝無大字羣書治要

及通鑑周紀四同

廉頗 畏匿之

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念孫案廉頗當爲廉君下文作廉君卽其證今作廉頗者涉上文而誤文選盧諶覽古詩注曹據感舊詩注引此竝作廉君羣書治要同畏匿之覽古詩注引作畏匿感舊詩注引作畏之匿案作畏之匿者是也今本之字在匿字下則文不成義

秦破趙殺將扈輒

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念孫案趙字本在殺字下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城作一句讀上文云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下文云大破殺趙蔥皆以破殺連文史記中若是者多矣今本趙字在殺字上則當以秦破趙爲句案破謂破其軍非謂破其國不得言秦破趙明矣索隱本正作破殺趙將扈輒

魯仲連鄒陽列傳

過而爲政於天下

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外耳吾不忍爲之民也索隱解過而爲政於天下云謂以過惡而爲政也正義讀至過字絕句解云言秦得肆志爲帝恐有烹醢納筦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徐孚遠

曰此解非也言秦未能并滅六國若尊之太過使得稱
帝則爲政於天下矣念孫案司馬與張固失之而徐亦
未爲得也過而爲政於天下指秦言之非謂尊之太過
也案高誘注呂氏春秋知士篇曰過猶甚也言秦若肆
然而爲帝甚而遂爲政於天下則吾有外而已不忍爲
之民也過與大義亦相通秦策曰樊邑之王所甚說者
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言無過
大王也魏策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吾所大者無大天
地大亦過也韓策曰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
矣蘇秦傳過作大然則過而爲政於天下猶言大而爲

志三之四

完

政於天下耳呂氏春秋注訓過爲甚甚與大義亦相通
故趙岐注孟子梁惠王篇曰甚大也

來吾君

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念孫案來下脫待字當依趙策補

辭讓使者三 解紛亂

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念孫案辭讓下不當有使
字蓋衍文也趙策作辭讓者三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
覽封建部人事部引此竝作辭謝者三文選左思詠史
詩注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此竝作辭謝皆無使字又
案諸書引史記作辭謝而今本作辭讓疑後人依趙策

改之也又下文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文與趙策同而類聚人部御覽人事部文選詠史詩注北山移文注後漢書桓榮傳論注荀彧傳注引史記皆無亂字

反外

倉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念孫案外當爲北北古背字

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韋昭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管子君臣篇爲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言雖至倉人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北卽此所謂反北也

炊骨而士卒終無反背之心也齊策作士無反北之心是其證隸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近故

北誤爲外漢書劉向傳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張釋

志三之四

早

之傳北誤作外方言燕之北鄙今本北誤作外是其證

而能

捐子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漢書作而不說田

常之賢文選同新序雜事篇作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念孫

案能與而同漢書作而新序作能其實一字也下之獨

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新序而作能

證也史記作而能者一本作而一本作能而後人誤合

之耳能字古讀若而故與而通說見經義述聞能一我

知下

包堯舜之術

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念孫案包本作蒙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索隱本作蒙注曰蒙被堯舜之道則舊本作蒙明矣新序漢書文選竝作蒙

史記弟四

志三之四

皇

高郵王念孫

屈原賈生列傳

濯淖

濯淖汙泥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
 反念孫案上言洗濯下言淖則文不相屬濯字當讀直
 敎反濯淖疊韻字濯淖汙泥四字同義說文曰潘淅米汁也
 又曰周謂潘曰泔又曰滌久泔也廣雅曰濯滌也曹憲
 音直兒反士喪禮湏濯棄于坎鄭注曰沐浴餘潘水釋
 文濯直孝反喪大記濡濯棄于坎皇侃疏曰濯謂不淨
 之汁也廣雅曰淖濁也是濯淖皆汙濁之名

志三之五

一

不獲

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念孫案獲者辱也
 言不為滋垢所辱也鄭注士昏禮曰以白造緇曰辱是
 也下句泥而不滓即承不獲言之廣雅曰獲辱也又曰
 獲辱汚也獲亦獲也古聲義同耳

懲違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念孫案違非違逆之違懲止
 也違恨也言止其恨改其忿抑其心而自彊勉也廣雅
 曰怨悻悻恨也悻與違同無逸曰民否則厥心違怨否

則厥口詛祝違亦怨也詛亦祝也正義以違爲違命失之辯見經義述聞

邛風谷風篇中心有違韓詩曰違很也很亦恨也班固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曰違恨也楚辭違譎作

連王注以連爲雷連失之

含憂

含憂虞哀兮索隱曰楚詞作舒憂娛哀念孫案含當爲舍字之誤也隸書含或作舍又作舍皆與舍字相似舍卽舒字也說文舒

從予舍聲小雅何人斯篇亦不違舍與車盱爲韻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左氏春秋哀六年齊

陳乞弒其君荼釋文荼音舒公羊荼作舍聘禮記發氣怡焉

志三之五 二

鄭注曰發氣舍息也舍息卽舒息是舒與舍古同聲而通用王注楚詞曰言己自知不遇聊作詞賦以舒展憂

思樂己悲愁是舒憂娛哀義本相承若云含憂則與娛哀異義矣

有命

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念孫案有命當從宋本作稟命此涉下句有字而誤也楚辭作民生稟命王注曰言萬民稟受天命而生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潤不吾知心不可謂兮

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唵恆

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
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
各有所歸兮定心廣志兮餘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
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外不可讓兮願勿愛
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引之曰曾傷爰哀四
句乃後人據楚辭增入非史記原文也曾唵恆悲四句
卽曾傷爰哀四句之異文特史記在道遠忽兮之下楚
辭在余何畏懼兮之下耳後人據楚辭增入而不知已
見於上文也浩浩沅湘兮以下每句有兮字而增傷爰
哀世溷不吾知二句下獨無兮字與楚辭相合其增入
之跡尤屬顯然永嘆喟兮集解引王逸注曰喟息也則
後四句之增益在裴駟以前矣又案此四句似當從史
記列於道遠忽兮之下今循其文義讀之世既莫吾知
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皆言世莫能
知也定心廣志兮餘何畏懼兮知外不可讓兮願勿愛
兮皆言己不畏外也其敘次秩然不紊蓋子長所見屈
原賦如此較叔師本爲長

自投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索隱本自投作自沈念孫
案下文云自屈原沈汨羅後又云側聞屈原兮自沈汨

羅又云觀屈原所自沈淵則作自沈者是也東方朔七諫亦云懷沙礫以自沈

而寶康瓠

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索隱本無而字念孫案下句云騰駕罷牛兮驂蹇驢則無而字者是也漢書文選兮字並在寶康瓠下亦無而字

請對以臆

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念孫案索隱本臆作意注曰協音臆正義曰協韻音憶據此則正文本作請對以意謂口不能言而以意對也今本作臆者

志三之五

四

後人以意與息翼韻不相協而改之也不知意字古讀若億正與息翼相協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倉則得息國則爲韻管子戒篇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懼意與惑色爲韻楚詞天問何所意焉與極爲韻呂氏春秋重言篇將以定志意也與翼則爲韻秦之罾刻石文承順聖意與德服極則式爲韻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皆其證也此賦以意與息翼爲韻故索隱正義竝以意爲協韻下文好惡積意與息爲韻正義亦云協韻音意若臆字則本讀入聲何煩協韻乎入案文選作請對以臆亦是後人所改據李善注云請以意中之事對則本作意明矣而

今本并李注亦改作臆惟漢書作請對以意顏師古曰
意字合韻宜音億索隱正義皆本於此今據以訂正

其生若浮兮其外若休

其生若浮兮其外若休念孫案漢書文選竝作其生兮
若浮其外兮若休索隱本出其外兮若休五字則上句
亦當與漢書文選同今案其生兮若浮其外兮若休澹
乎若淡淵之靜汎乎若不繫之舟四句文同一例且浮
休舟三字皆於句末爲韻則索隱本是也今本作其生
若浮兮其外若休蓋蒙上文句法而誤

養空而游

志三之五

五

養空而游念孫案游當爲浮字之誤也索隱本作浮注
曰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漢書文選竝
作浮服虔曰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皆其證上文其生
兮若浮義亦同也

呂不韋列傳

且自大君之門

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念孫案且當爲益字之誤
也益何不也言何不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也若作
且則與而乃二字義不相屬矣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
作益自大君之門顧乃大吾門高誘呂氏春秋注序作

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耶皆其證

所養母

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念孫案養字後人所加莊襄王乃夏姬所生而華陽后為夫人時立以為適嗣故曰莊襄王所母華陽后對下文真母夏姬而言也索隱本出檢諸本竝無生字據此則養字亦後人所加明矣後人不解所母二字之義故矣加養字

刺客列傳

范中行氏

志三之五

六

故嘗事范中行氏念孫案范中行氏本作范氏及中行氏今本無氏及二字者後人依趙策刪之也不知古人屬文或繁或省不得據彼以刪此下文言范中行氏者前詳而後略耳亦不得據後以刪前索隱本出事范氏及中行氏七字解云范氏謂范昭子吉射也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則有氏及二字明矣羣書治要引此亦作范氏及中行氏

釋

卒釋去之念孫案釋本作醜古多以醜為釋字管蔡世家鄭降

楚楚復醜之魏世家與其以秦醜衛不如以魏醜衛孔子世家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醜之張儀傳掠荅數百

不服醒之燕策王欲醒臣漢石門頌醒艱卽安析里橋
郟閣頌醒散開之嶰濕北海相景君銘農夫醒耒竝以
醒爲索隱本作醒注曰音釋又田儋傳乃釋齊索隱本

亦作醒注曰古釋字今本皆改醒爲釋而刪去其注後
人之妄也

眾終莫能就 請益其

臣欲使人刺之眾終莫能就念孫案眾與終一字也

風載馳篇眾釋且狂眾卽終字猶言終溫且惠終寔且

貧也說見經義述聞史記五帝紀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眾

周頌振鷺篇以永終譽後漢書崔駰傳終作眾是古字

多俗眾爲終也今本作眾終莫能就者一本作眾一本

志三之五

七

作終而後人誤合之耳或讀臣欲使人刺之眾爲句非也欲使人刺之與眾字意不相

屬韓策作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是其明證矣又下文

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韓策益其作益具

於義爲長

生得失

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

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索隱本出不能無生得

五字解云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

語泄此云生得言將多人往殺俠累後又被生擒而事

泄亦兩通也念孫案如索隱說則史記本作不能無生

得齊語若不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昭二十二年公羊傳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項羽紀楚下榮陽城生得周苛淮陰侯傳有能生得廣武君者購千金今本得下有失字乃後人

以意加之也又索隱引韓策作無生情而今本亦作無生得失則又後人據史記改之也

皮面

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索隱曰皮面謂刀割其面皮欲令人不識念孫案如小司馬說則當云割面皮不當云皮面矣今案廣雅曰皮離也又曰皮剝也然則皮面者謂以刀自剝其面也王褒僮約曰落桑皮櫻皮之為言猶披也續列女傳曰聶政自披其面是皮與披同義

志三之五

購縣之

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念孫案購縣之當為縣購之謂縣金以購之也下文曰王縣購其名姓千金韓策曰縣購之千金皆其證

目攝之

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
義曰攝猶視也念孫案索隱解攝爲整不合語意正義
解攝爲視古無此訓皆非也攝讀爲攝鄭注樂記曰攝
猶恐懼也言曩者吾怒目以懼之彼固不敢不去也謂恐
之懼使人恐亦謂之懼昭十二年左傳楚子圍徐以懼
吳是也恐謂之攝使人恐亦謂之攝呂氏春秋論威篇
威所以攝 襄十一年左傳武震以攝威之釋文曰攝如
之是也 字又之涉反是攝與攝通衛將軍驃騎傳攝懼者弗取
說苑脩文 韓詩外傳曰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
篇作攝

堪其匈

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堪其匈集解徐廣曰堪一作抗

志三之五

九

索隱曰堪謂以劒刺其匈也抗拒也其義非念孫案抗
與堪聲不相近堪字無緣通作抗抗當爲抗俗書從亢
之字作亢從亢之字作亢二形相似故抗譌爲抗說文
抗溪擊也廣雅曰抗刺也集韻抗堪竝陟甚切堪之爲
抗猶湛之爲沈也燕策作右手堪抗其匈抗亦抗字之
譌且亦是一本作堪一本作抗而後人誤合之耳姚宏
校本云一無抗字是其證矣列子黃帝篇攬秘挨抗釋
文云抗方言擊背也一本作抗違拒也亦未知抗卽抗
之譌耳

腐心

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引之曰腐讀爲拊爾雅曰辟拊心也郭注謂椎胷也燕策正作拊心索隱訓腐爲爛非是

李斯列傳

郡小吏

年少時爲郡小吏念孫案索隱本郡作鄉注曰劉氏云掌鄉文書據此則劉與小司馬本皆作鄉鄉謂上蔡之鄉也今本鄉誤爲郡又於注內加郡一作鄉四字斯爲謬矣太平御覽獸部引此作郡則所見本已誤藝文類聚獸部引此正作鄉

志三之五

十

胥人者去其幾也

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解上二句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言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時也正義曰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竝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念孫案索隱誤解胥字正義則大誤矣胥者須也見孟子萬章篇趙注漢書敘傳應劭注須待也去當爲失字之誤也言人有釁可乘不急乘其釁而待之是自失其幾也故下文曰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又曰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疆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

怠而不急就卽此所謂胥也

竈上騷除

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由與猶同騷與埽同足以滅

諸侯成帝業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竈字上有老嫗二

字念孫案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埽除竈上之

不淨不足為難據此則正文內有老嫗二字明矣

阿縞

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縞帛所出念

孫案徐以上文云江南金錫而蜀丹青故以阿縞為東

阿所出之縞也今案阿縞之衣與錦繡之飾相對為文

志三之五

七

則阿為細縞之名非謂東阿也阿字或作阿廣雅曰阿

縞練也楚辭招魂蕩阿拂壁蕩與弱同阿細縞也言以

弱阿拂牀之四壁也王注以弱為弱席阿為曲隅皆失之辨見楚辭淮南脩務

篇衣阿錫曳齊紈高注曰阿細縠錫細布列子周穆王篇張湛注同

漢書禮樂志曳阿錫佩珠玉如淳曰阿細縞錫細布司

馬相如傳被阿錫揄紵縞張揖注與如淳同

快耳目

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

聲也念孫案聲能快耳不能快目目字後人所加文選

無目字舊本北堂書鈔樂部六出彈箏快耳四字引史

記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亦無目字

陳禹謨依俗本增目字

藝文類聚樂部四太平御覽樂部十四所引竝無目字

秋霜降 水搖動

故秋霜降者草華落水搖動者萬物作念孫案索隱本出水搖者萬物作六字注曰水搖者謂冰泮而水動也據此則正文內本無動字蓋因注文而誤衍也此二句原文當本作霜降者草華落水搖者萬物作今本作水搖動則多一字後人不達又於上句內加秋字以對下句耳不知霜降水搖相對為文若秋霜降與水搖動則參差不協且下句不言春而上句獨言秋亦為不類矣

志三之五

三

又案索隱訓搖為動則正文內本無動字後人不知動為衍文又改注文之水動為搖動以牽合正文甚矣其謬也

足以為寒心

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念孫案此本作足為寒心足下有以字則文不成義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足為寒心燕策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又其一證矣

直馳道

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念孫案直馳道當作直道馳

道秦始皇紀二十七年治馳道集解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然六國表曰始皇三十五年爲直道道九原通甘泉蒙恬傳贊曰蒙恬爲秦壘山堙谷通直道是直道與馳道不同今本直下脫道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治直道馳道

蒙恬列傳

敦於事

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念孫案敦於事勉於事也爾雅曰敦勉也曲禮曰敦善行而不怠大戴禮五帝德篇曰長而敦敬秦會稽刻石文曰和安敦勉

志三之五

三

張耳陳餘列傳

嫁庸奴匹其夫去

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匹其夫去抵父客集解於匹其夫下注曰一云其夫匹也念孫案一本是也嫁字後人所加匹字本在夫下庸奴其夫爲句匹去爲句抵

父客爲句漢書作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師古曰言不恃

賴其夫視匹邸父客如滄曰父時故賓客也是其證也因匹字誤

在其夫之上遂與庸奴二字義不相屬後人不得其解

輒於庸奴上加嫁字而讀嫁庸奴爲句廿二史劄記謂所嫁者乃庸奴

故逃之非也既爲富人文而又甚美則無嫁庸奴之理匹其夫爲句其謬甚矣徐

廣讀其夫亾爲句亦非

竊聞公之將夙

竊聞公之將夙故弔念孫案聞字當從漢書蒯通傳作
閱閱憂也

淮陰侯列傳

特劫於威彊耳

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
威彊耳念孫案彊讀勉彊之彊彊下當有服字劫於威
三字連讀彊服二字連讀言百姓非心服項王特劫於
威而彊服耳下文云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

志三之五

古

也語意正與此同今本脫去服字則當以威彊連讀而
讀彊爲彊弱之彊非其指矣漢書及新序善謀篇彊下
皆有服字顏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是其證

何所不

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
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
念孫案三所字皆後人所加索隱本出何不誅三字注
曰劉氏云言何所不誅也又出何不散三字注曰劉氏
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無不散敗也則正文內無
三所字明矣漢紀有三所字亦後人據誤本史記加之

漢書新序竝無三所字鹽鐵論結和篇夫以天下之力
勤何不摧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句法與此同

欲反漢

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
與楚和念孫案欲反漢當依宋本游本作亦反漢亦者
承上之詞此時諸侯皆反漢而與楚非但欲反也漢書
正作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

倍則戰之

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念孫案宋本戰下無之
字是也十則圍之者言我兵十倍於彼則圍之也倍則

志三之五

五

戰者言我兵倍於彼則與之戰也戰下不當有之字此
涉上句而誤衍耳太平御覽兵部一引史記無之字漢
書及通典兵十三竝同孫子謀攻篇十則圍之五則攻
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能乃也古謂乃爲能說見
漢書能或滅之下言兵
數相敵乃與之戰也今本戰下有之字亦涉上文而衍
御覽引孫子亦無之字

能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
罷極念孫案此能字非才能之能能猶乃也言信兵不
過數千乃千里而襲我亦已疲極也又自序述佞幸傳

曰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能亦乃也言非獨以色見愛乃亦各有所長也乃與能古聲相近故義亦相通說見釋詞

須臾

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念孫案此須臾與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異義須臾猶從容延年之意也言足下所以得從容至今不歿者以項王尚存也漢書賈山傳願少須臾毋外思見德化之成也少須臾卽少從容亦延年之意也故武五子傳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張晏曰不得復延年也從容須臾語之轉耳

志三之五

夫

懷諸侯之德

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念孫案此當從游本作懷諸侯以德今本以作之者涉上兩之字而誤漢書正作懷諸侯以德

東殺龍且

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而鄉以報念孫案東殺龍且本作遂殺龍且後人改遂爲東者欲與上南下而相對耳不知摧楚兵殺龍且本是一事若云南摧楚兵東殺龍且則分爲二事矣漢書漢紀竝作遂斬龍且

知者決之斷也

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念孫案知者決之斷當作決者知之斷下句疑者事之害正與此相反也有智而不能決適足以害事故下文又申之曰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

韓王信盧綰列傳

後復破之

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後復破之念孫案此言漢兵破匈奴於晉陽復追破之於離石復上

不當有後字後卽復之誤也篆書復字作復後字作復隸書復字作復後字作復

形並相似故復誤作後穆天子傳比及三年將復而野管子任法篇令出而復反之荀子成相篇恨復遂過不

志三之五

七

肯悔趙策復合與騎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今本復字並誤作後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絳侯世家復擊破綰軍沮陽漢書復字並誤作後今作後復破之者一本作復一本作後而後人誤合之耳漢書韓王信傳無後字

代上谷

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

可擊上遂至平城念孫案聞冒頓居代上谷衍上字漢

書作居代谷是也管子經重戊篇曰代王將其士卒隸於代谷之上鹽鐵論伐功篇曰趙武

靈王踰句注過代谷漢書梅福傳曰孝文皇帝起於代谷水經灑水注曰代谷者恆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

東代郡在面主父偃傳曰高皇帝聞匈奴聚於代谷

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

平城之圍是代谷與平城相近若上谷則去平城遠矣
又案漢之沮陽爲上谷郡治卽唐之媯州也今本云冒
顛居代上谷而正義於上谷下注云今媯州則張氏所
見本已誤衍上字

黥之

自上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
罵者黥之念孫案黥當從高祖紀作原原之謂宥之也
今作黥者原誤爲京隸書原或作原京或作原二形相
似故原誤爲京檀弓是全要領以
從先大夫於九京也鄭
注京蓋字之誤當爲原後人又加黑旁耳若不罵者亦
黥之則人皆不免於罪矣

志三之五

六

田儋列傳

非直手足戚也

曠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今田假
田角田閒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漢書作非
手足戚何故不殺漢紀作豈有手足之戚何故不殺念
孫案此則非直手足戚也直字當爲有字之譌直字俗
作直形
與有
相近

無不 莫能圖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念孫案無不當爲不無莫能
圖當爲莫圖此言田橫之高節與其客之慕義從死天

下非無善畫者何故不爲之作圖故曰不無善畫者莫
圖何哉今本不無作無不莫圖作莫能圖則非其指矣
索隱本出不無善畫者莫圖何哉九字今本不無作無不乃後人依誤
本改注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
其黨慕義刼節之事何故哉是其證

樊鄴滕灌列傳

肩蔽

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
常肩蔽之念孫案肩當爲屏字之誤也漢書作屏蔽謂
以身屏蔽之非謂以肩蔽之也項羽紀曰項莊拔劍起

志三之五

充

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彼言翼蔽猶此
言屏蔽矣

張丞相列傳

卽

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卽萬歲之後
不全也念孫案卽猶或也言高祖憂萬歲之後趙王或
不全也卽與或古同義越語大夫種曰有帶甲五千人
將以致外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言或傷君王之所
愛也爾雅釋地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鉅虛比爲
邛邛鉅虛齧甘草卽有難邛邛鉅虛負而走言或有難

也卽訓爲或又訓爲若互見匈奴酷吏二傳

有堅忍質直

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念孫案堅忍質直上不當有有字蓋衍文也太平御覽職官部引此無有字漢書周昌傳作其人堅忍伉直亦無有字

子類

封爲北平侯孝景前五卒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代侯集解徐廣曰類一作顛音贖索隱單行本注曰案漢書云傳子至孫毅有罪國除今此云康代侯八年卒子顛代侯則顛卽毅也以上索隱注今漢書張蒼傳作類又

志三之五

辛

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作預漢表作類念孫案此字本作類或作顛竝讀如聾贖之贖今本史記漢書作類卽類之譌也易林家人之咸視聽聾類今本類譌作類說文類癡顛不聰明也從頁冢聲冢音毅玉篇音毅又音贖集韻類劓與贖同音顛字注曰漢有北平侯顛卽此所謂子顛代侯者故徐廣曰類一作顛音贖也若作類則不與顛贖同音矣隸書類字或作類見漢外黃彪碑形與類相似故類譌作類功臣表作預索隱引漢書作毅皆類之譌也

他官

鎔所穿非眞廟垣乃外墼垣故他官居其中念孫案他

官二字義無所取當從漢書作宀官顏師古曰宀謂散
輩如今之散官是也周官稟人掌共外內朝宀倉者之
倉注宀倉者謂詔治文書若今尙
書之屬諸上直者釋曰宀散也外內朝上直諸吏謂之
宀吏亦曰散吏以上直不歸家宿稟人供之因名宀倉
者案宀倉者上直外內朝
與此言宀官居其中同義宀與它字形相近當是宀誤
爲它後人又改爲他耳

酈生陸賈列傳

三皇

繼五帝三皇之業念孫案三皇當從漢書漢紀說苑奉
使篇作三王漢承周秦之後故云繼五帝三王之業若
作三皇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奉使部引史記亦作三

志三之五

三

王

劉敬叔孫通列傳

臚句傳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念孫案臚下本無句字此後人依
漢書加之也索隱本出九賓臚傳四字注曰漢書云設
九賓臚句傳蘇林云上傳語告下云臚下傳語告上云
句則漢書有句字而史記無句字明矣集解引漢書音
義曰傳從上下爲臚但釋臚字而不釋句字又其一證
也又案索隱引韋昭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
子男孤卿大夫士漢依此以爲臚傳也又漢書百官表

大鴻臚應劭曰郊廟行禮讚九賓鴻臚聲臚傳之也應劭
韋昭皆但言臚傳而不言臚句傳與史記同是言臚卽
可以該句也後人於史記卽入句字則與注內漢書云
臚句傳之語不合乃或刪去此語以牽合已誤之正文
其失甚矣

莫能習

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念孫案莫能習當從漢書
作莫習莫習者謂羣臣未習此禮非謂莫能習也能字
後人所加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引史記
竝無能字

志三之五

三

季布樂布列傳

黃金百斤

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念孫案百與

諾爲韻

百古讀若博莊子秋水篇聞道百與若爲韻漢書鄒陽傳勢身彙百與鶚爲韻蔡邕獨斷瞻祝

辭歲取千百與宅塾作爲韻

斤字後人所加也漢書食貨志馬至匹

百金薛瓚曰秦以一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

見平本

集解此言黃金百卽是百斤無煩加斤字也漢書季布傳

無斤字

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

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

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徒宋本作徒念孫案此當從漢書作項王所以不能遂而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宋本遂字誤在不能上今本徒字又誤作徒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正與漢書同

袁盎鼂錯列傳

與

妾主豈可與同坐哉念孫案與猶以也故漢書作以貨殖傳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與亦以也互文耳以與一聲之轉故古或謂以為與說

志三之五

五

見釋詞

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

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集解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亾者之道張音帳漢書顏師古注義同念孫案道與決張義不相屬如顏皆以道為道路之道上屬為句非也道讀曰導下屬為句隧字當在直字上醉卒隧三字連讀直出二字連讀

今本直字誤在隧字上則文不成義漢書作道從醉卒直出

醉

卒隧者當醉卒之道也謂決開軍帳導之從醉卒道直

出也說苑復恩篇作乃以刀決帳從醉卒道出

宋本說苑從醉

誤為醉從今本又誤為率徒

醉卒道即醉卒隧也隧訓為道則上道

字非謂道路明矣

後曹輩

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益安陵郭門外念孫案後曹下本無輩字曹卽輩也且後曹二字卽承上後刺君者十餘曹而言則曹下愈不當有輩字蓋因上集解內有如涓曰曹輩而誤衍也漢書無輩字

張釋之馮唐列傳

一人

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念孫案一人二字於義無取當從宋本作此人此涉上文有一人從橋下走出而

志三之五

音

誤也藝文類聚水部引史記作一人亦後人依誤本史記改之初學記地部太平御覽儀式部引史記竝作此人漢書同

昂

匈奴新大入朝擗殺北地都尉昂念孫案昂本作印淺學人改之也索隱本作印注云都尉姓孫名印今既改正文爲昂又刪去注內之印二字矣孝文紀匈奴傳及惠景間侯者表竝作印漢書漢紀同

萬三千

遣選車千三百乘設騎萬三千念孫案萬三千下脫去

匹字蘇秦傳曰車千乘騎萬匹又曰車六百乘騎五千匹皆以乘匹對文此亦當然太平御覽兵部引此正作穀騎萬三千匹漢書馮唐傳同李牧傳亦云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

南友

而抑彊秦南友韓魏念孫案友當從宋本游本作支字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九引此正作支漢書同

田叔列傳

勗易處

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

志三之五

五

當壯勗易處念孫案勗易下本無處字部署老小當壯

勗易者當丁也勗難也今俗作劇言部署其人之老小丁壯

及事之難易也羣書治要引六韜龍韜篇曰知人飢飽

習人勗易後漢書章帝紀曰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勗易

列女傳曰執務私事不辭勗易李賢注勗猶難也是古謂難易

爲勗易也勗易下不當有處字太平御覽人事部資產

部獸部引此皆無處字

扁鵲倉公列傳

終日

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念孫案此終日非謂終一日也終

曰猶頁久也言中庶子與扁鵲語頁久扁鵲乃仰天而

歎也呂氏春秋貴卒篇曰所為貴鏃矢者今本鏃譌作鏃辯見淮南

兵略為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言頁久乃

至則與不至同也高注終一日乃至失之素問脈要精微論曰言

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亦謂頁久乃復言也頁

久謂之終日猶常久謂之終古矣鄭注考工記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

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

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

亂故形靜如外狀念孫案破陰絕陽以下十字文不成

義此本作破陰絕陽句色廢脈亂句故形靜如外狀句

志三之五

五

上文血脈治也正義引此文云色廢脈亂故形靜如外

狀是其證也今本色上有之字乃涉上文兩之字而衍

其已字卽色字之誤而衍者耳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

有之已二字乃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其人事部脈類

引此無之已二字

疑始

頁工取之拙者疑始念孫案此始字非危始之始始亦

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言唯頁工為能取之若拙工則

疑而不能治也襄四年公羊傳注曰始疑也論語為政

篇思而不學則始言無所依據則疑可不決也又曰多

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始慎行其餘則寡悔
殆亦疑也悔亦尤也變文協韻耳大雅生民篇庶無罪
悔鄭箋曰無有罪過
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天苟有吳國呂氏春秋去尤篇以
尚速有悔於予身何注曰悔咎也
黃金投者始莊子達生篇作以金注者婚婚迷也殆卽
疑殆之殆亦迷惑之意也

體病

後五日桓侯體病念孫案體病當爲體痛字之誤也桓
侯之病由腠理而血脈而腸胃而骨髓至此則病發而
體痛故養生論曰桓侯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若言
體病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人事部方術部引此作體
病則所見本已誤文選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引此正
作體痛韓子喻老篇新序雜事篇亦作體痛

所

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念孫案一年所猶言一年許也
許與所聲近而義同小雅伐木篇伐木許許說文引作
伐木所所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所顏師
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是其證下文曰要事之三年所
又曰今慶已死十年所又曰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
四分所又曰十八日所而病愈續滑稽傳曰率取婦一
歲所者卽棄去漢書游俠傳曰原涉居谷口半歲所檀

弓注封高四尺所正義曰所是不定之辭義並與此同

人中 前渡

齊郎中令循病眾醫皆以為歷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

曰涌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渡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渡

再飲大渡三飲而病愈今本病誤作疾據宋本及太平御覽引改念孫案歷

人中人當為入字之誤也歷亦作厥釋名曰厥逆氣從

下厥起上行入心脇也故曰歷入中太平御覽方術部

引此正作歷入中下文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眾醫

皆以為風入中病主狂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

曰病氣疝客於宛先難於前後渡事與此相類也又案

志三之五

三

一飲得前渡前下當有後字言一飲而前後渡始通再

飲則大渡也大渡二字兼前後言之則上句原有後字

明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一飲得前後渡下文齊王太

后病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渡事與此相類也

順清

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念孫案清讀為動靜之靜上文肝

氣濁而靜徐廣曰一作清下文病重而脈順清清並與

靜同

流汗出循

病得之流汗出漙漙者去衣而汗晞也漙劉伯莊音巡

引之曰瀦當爲瀦讀與脩同王風中谷有藿篇嘆其脩
矣毛傳曰脩且乾也釋名曰脯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
縮也小雅湛露傳曰晞乾也是脩晞皆乾也作瀦者假
借字耳流汗出瀦者流汗出而乾也故下文曰瀦者去
衣而汗晞也隸書循脩二字相似故脩譌作瀦繫辭傳
損德之
脩也釋文曰脩馬作循莊子大宗師篇以德爲循釋文
循本亦作脩史記廉書厥唯未能循明也漢志循作脩
商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脩古漢北
海相景君碑陰故循行都昌台邛暹金石錄曰案後漢
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
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邛
暹而下十九人皆作循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
碑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近遂致訛謬邪隸續曰循
循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
碑者好奇所以從省借用考說文玉篇廣韻皆無瀦字

志三之五

完

集韻瀦松倫切流兒引史記汗出瀦瀦既誤沿劉氏之
音又誤以瀦瀦二字連讀而訓爲流兒其失甚矣

關內

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各本脫臣字
據宋本補至女子

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

血外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

不衰此文有
脫誤此亦關內之病也念孫案關內當爲內關

上文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曰此內關

之病也此文云此亦內關之病也亦字卽承上文言之

下文齊丞相舍人奴從朝人宮臣意望其色有病氣卽

告宦者平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
法至夏泄血外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
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奴之病得之流汗數
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事與此相類以上三人皆
內關之病內關之病外不治故三人皆如期而外內關
猶內閉也靈樞經終始篇曰脈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
曰溢陰溢陰爲內關內關不通外不治此之謂也

諸客坐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念孫
案諸客上脫與字太平御覽引此作與諸客坐

志三之五

三

卽弄之

黃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卽弄之念孫案卽弄之三
字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引此作取弄之於義爲長

病曉 寒薄吾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臣意診其脈曰曉瘕病曉得
之於寒溼念孫案病曉之曉因上文而誤衍也凡篇內
稱病得之於某事者皆不言其病名

並見上
下文

以病名已

見於上文也又下文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寒字亦
因上文而衍凡篇內稱所以知某之病者皆不言其致
病之由

亦見上
下文

亦以致病之由已見上文也或謂寒字

當在薄吾下非也宋本無寒字

皆異之

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念孫案皆當從宋本作能字之誤也此言病同名而異實唯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則不能也索隱本作能異之注曰謂有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是其證

古傳方

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念孫案古傳方當作傳古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曰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書皆其證

志三之五

三

邪逆順

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念孫案邪下脫正字太平御覽引此作邪正逆順

吳王凜列傳

益鑄錢

凜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念孫案益鑄錢當依正義作盜鑄錢字之誤也文選吳都賦蕪城賦注引此竝作盜漢書亦作盜

億亦

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念孫案

億讀爲抑與之與之抑文王世子注億可以爲之億亦也正義曰億是發語之聲億亦卽抑也漢書作意亦繫辭傳作噫亦竝子異而義同說見經義述聞噫亦下

及

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念孫案及當爲乃言王何不以聞而擅發兵也漢書亦誤作及又朝鮮傳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及亦當爲乃言前以將帥不相能乃使衛山往諭右渠也漢書正作乃

魏其武安列傳

志三之五

奎

子姪

蚡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引之曰古者唯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男子則否子姪當依漢書作子姓顏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是也凌穉隆反以姓爲姪之譌謬甚古謂子孫曰姓或曰子姓說見呂氏春秋子姪下

郡國諸侯

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念孫案國字後人所加郡諸侯謂郡與諸侯也漢書百官表曰列侯所會縣曰國此言郡諸侯卽是郡國若旣言諸侯而又言國則文不成義矣索隱本出士郡諸侯四字注曰謂仕諸郡及

仕諸侯王國者猶官仕郡國也則正文內無國字明矣漢書亦作郡諸侯顏師古曰郡及諸侯猶言郡國也是其證徐孚遠曰索隱說小曲天下士士人也郡國諸侯列侯也言此兩種皆附武安案徐以士爲士人是也而不知正文內本無國字且云郡國諸侯列侯也斯爲謬矣

李將軍列傳

大軍誘之

今我畱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

大軍本或作大將軍非史詮已辯之

不敢擊我念孫案大軍誘之當作大軍之誘言匈奴必

志三之五

善

以我爲大軍之誘敵者不敢擊我也上文曰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是也若云大軍誘之則非其指矣漢書李廣傳正作大軍之誘

如

漢法博望侯畱遲後期當外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念孫案自如者自當也謂廣爲匈奴所敗又能敗匈奴其軍功與過自相當故無賞也漢書自如作自當是其證又匈奴傳匈奴自度戰不能如漢兵亦謂不謂當漢兵也漢書作不能與漢兵如與聲相近與亦當也

漢書朝鮮傳

恐不能與下古者如與當同義衛策曰夫宋之不足如

高郵王念孫

匈奴列傳

橐駝 驛駝

其奇畜則橐駝驢羸馱駞驢駞駞念孫案駝當為佗
漢書匈奴傳作橐佗字或作它大宛傳驢騾橐它以萬
數是也又作他楚策趙代良馬橐他是也作駝者俗字
耳索隱本作橐他注曰他或作駝今則正文注文俱改
為駝下文請戲橐他一
匹他字尙未改又刪去或作駝三字矣說文佗
負何也徐鉉曰史記匈奴奇畜有橐佗則徐所見本正

志三之六

一

作佗也又驛駝索隱本作驛奚注曰鄒誕本奚字作駝
案驛字徐廣音顛而駝字無音則本作奚可知漢書亦
作奚皆古字假借也今則正文改為駝又改注文曰鄒
誕本駝字作奚矣

彎

士力能彎弓念孫案彎本作毋此後人據漢書改之也
史記彎弓字或作貫陳涉世家士不敢貫弓而報怨五
子胥傳貫弓執矢是也說文毋穿物持之也是毋為古
貫字六國表田完世家並云齊宣公伐衛取
毋正義引括地志曰故貫城即古貫國故貫弓之
貫又作毋也索隱本出毋弓二字注曰上音彎今本既

改母爲彎又改注文曰彎音烏還反不知母爲彎之俗
字故必須音釋若本是彎字則無須音釋矣凡史記彎
弓字索隱
皆無音 何不思之甚也

侵燕代

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
奪匈奴地者念孫案侵燕代三字因下文遂侵燕代而
衍冒頓旣至河南并樓煩白羊遂復收秦所奪地二事
正相因秦所奪地卽河南地也若加入侵燕代句則別
爲一事與上下不相聯屬且下文遂侵燕代四字爲贅
語矣漢書漢紀竝無侵燕代三字

志三之六

二

青驪馬 烏驪馬

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
驂馬念孫案青驪烏驪下本無馬字後人依上下文加
之也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驂
馬皆五字爲句其馬色之一字者則加馬字以成文兩
字者則省馬字以協句爾雅釋地之說八方東南西北
之下皆有方字而東南西南西北東北之下皆無方字
例與此同也後人不知古人屬文之體而於青驪烏驪
下各加一馬字則累於詞矣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
覽獸部五引此青驪烏驪下皆無馬字

令約

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念孫案令約當為今約謂犯今日之約也漢書正作今約

負私從馬

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念孫案負私從馬文不成義當依漢書作私負從馬寫者誤倒耳負從馬者負衣裝以從之馬也非公家所發故曰私負從馬顏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分私負與從馬為二事亦非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募從者則所見本私負已誤為負私矣下文曰糧重不與焉正義言負糧亦非

志三之六

士卒

三

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念孫案卒字後人所加漢士與漢馬對文士即卒也無庸更加卒字索隱本及漢書皆無卒字

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

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念孫案能即當為即能即能與即不能文正相對漢書而南夷傳注曰即猶若也

昭十二年左傳即欲

有事何如言若欲有事也莊三十二年公羊傳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言若不起此病也僖三十

三年傳爾即死必於殺之嶽巖言爾若死也襄二十七年傳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言我若死也爾雅釋地而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虛比爲邛邛距虛齧甘草卽有難邛邛距虛負而走言若有難也僖二十三年左傳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晉世家作子卽反國何以報寡人昭七年傳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孔子世家作吾卽沒若必師言單于若能與漢戰則天之尤其明證也詳見釋詞

子方自將待邊若不能則南面而臣於漢也酷吏傳曰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淡禍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續龜策傳靈龜卜祝曰某欲求某物卽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卽不得也頭仰足矜內外自隨是卽與若同義今本作能卽者後人不解卽字

志三之六

四

之義而顛倒其文耳

後人倒能字於上者斷今單于能爲句以對下文單于卽不能又斷

卽前與漢戰爲句以對下文卽南面而臣於漢也又斷卽能前與漢戰之卽訓爲若與卽南面而臣於漢之卽不同且單于卽不能者謂不能與漢戰也不言與漢戰者義見於上而文省於下也若發端之句不云單于能與漢戰而但云單于能則文不成義矣漢書匈奴傳正作卽能前與漢戰

衛將軍驃騎列傳

大將軍

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漢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董份曰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爲句軍亦有天幸承上文來皆言驃騎也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是以大將軍別起爲句矣不知太史

公此傳專右大將軍而貶驃騎謂驃騎受上寵又有天幸所以不困絕而成功也念孫案先其大將軍本作先其大軍謂驃騎敢於深入嘗棄其大軍而先進也上文

曰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是其證也大棄

軍漢書亦誤作棄大將軍蓋篇內稱大將軍者甚多因而致誤矣棄大軍而先進則寡

不敵眾易致困絕故下文曰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

若云先其大將軍則其字之義不可通矣王右丞詩衛

青不敗由天幸此是誤記霍事為衛事非以大將軍別

起為句也如以大將軍別起為句則上文常與壯士先

其六字不能成句矣恐右丞不如是之鹵莽也董氏知

志三之六

正右丞之失而不知將字之為衍文亦誤也漢書衛青

霍去病傳無將字

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

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

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念孫案自使人至要邊十八字

蕪累不成文理蓋正文但有使人先要邊五字其遣使

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十三字乃集解之誤入正

文者也當在使人先要邊之下今誤入使人先之下要邊之上索隱本出先要邊

三字注曰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漢書作使

人先要道邊此皆其明證矣

平津侯主父列傳

意忌

爲人意忌外寬內淡索隱曰謂外寬內淡意多有忌書也念孫案小司馬以意爲志意之意非也意忌二字平列意者疑也內多疑忌故曰外寬內淡也陳丞相世家曰項王爲人意忌信讒酷吏傳曰張湯文淡意忌義竝與此同古者謂疑爲意說見孟嘗君傳

恐竊病死

恐竊病死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委質於君死生由君今若一朝病死是竊死也念孫案小司馬說甚迂恐竊當爲竊恐寫者誤倒耳漢書作恐病死無以塞責意亦同也

澤鹹鹵

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念孫案鹹字後人所加集解引瓚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則鹵上本無鹹字又引徐廣曰澤一作斥漢書作澤鹵漢紀作斥鹵是澤鹵卽斥鹵斥鹵之閒加一鹹字則文不成義矣又案夏本紀海濱廣湯徐廣亦曰湯一作澤又作斥禹貢河渠書漑澤鹵之地索隱曰澤一作易本或作斥易鹵澤鹵竝與斥鹵同瓚瓚以澤爲水澤鹵爲鹹鹵分澤鹵爲二義亦失之

下脩近世之失 脩其故俗 後世脩序

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念孫案脩與失義不相屬脩當依漢書作循謂因循近世之失而不改也又下文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脩亦當依漢書作循上文云變風易俗與此正相反也又太史公自序扁鵲守數精明後世脩序弗能易也脩亦當爲循周頌閔子小子傳曰序緒也言後世皆循其緒莫之能易也隸書循脩相似傳寫易譌說見管子廟堂既脩下

朝鮮列傳

朝鮮不肯心附樓船

志三之六

七

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尙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念孫案朝鮮不肯心附樓船朝鮮二字蒙上而衍此言樓船不會左將軍左將軍亦不肯心附樓船故曰兩將不相能非謂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也漢書不肯上無朝鮮二字

西南夷列傳

巴蜀

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躄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

西念孫案蜀字因上文巴蜀而衍註躡將兵循江上自巴黔中以西至滇池不得至蜀也漢書作略巴黔中以西是其證又貨殖傳巴蜀寡婦清蜀字亦因下文巴蜀而衍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也

地方三百里

躡至滇池地方三百里念孫案此言滇池地方三百里池下不當有地字索隱本及漢書皆無地字池地字相似又因下句地字而誤衍也下句云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乃始言池旁之地耳

開蜀故微

志三之六

八

秦時常頰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微念孫案開當爲關言秦時常於諸國置吏及漢初則棄此諸國而但以蜀故微爲關也匈奴傳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彼言關故河南塞猶此言關蜀故微下文曰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卽謂出此關也若云

開蜀故微則與上下文皆不合矣關字俗書作開唐顏元孫

千祿字書曰開開字俗書作開二形相似故關誤爲開

關上俗下正楚策大關天下之匈淮南道應篇東關鴻蒙之允說文

管十二月之音物關地而牙故謂之管今本關字並誤開漢書西南夷傳正作關蜀故微

道西北洋柯

蒙問所從來曰道面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
下念孫案道面北牂柯下亦當有江字道從也言從面
北牂柯江來也索隱本出道牂柯江四字漢書漢紀竝
作道面北牂柯江江廣數里是其證

司馬相如列傳

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

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念孫案馳歸下脫成都
二字當從宋本補文選左思詠史詩注引此亦有成都
二字漢書同家居徒四壁立本作居徒四壁立居卽家
也

家居二字古聲義竝相近故說文曰家
居也周官典命注曰國家國之所居

索隱引孔文

志三之六

九

祥云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家字正釋居字故漢
書作家徒四壁立宋本及各本皆作家居徒四壁立則
文不成義此後人依漢書劭記家字而寫者因誤入正
文也汲古閣單行索隱本本作居徒四壁立後補入家
字而字形長短不一補刻之迹顯然文選詠史詩注引
作居徒四壁立六帖二十二曰司馬相如居徒四壁則
無家字明矣

不能復

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爲無用應哉念孫案能字後人
所加此言王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又以客禮待

先生是以辭而不復非無以應也若云不能復則卽是無以應與下句義相反矣漢書文選及藝文類聚產業部引此竝作王辭不復索隱本作王辭而不復皆無能字

邛都

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念孫案邛都本作邛笮此淺學人改之也上文言邛笮并駢皆請爲內臣下文言朝并從駢定笮存邛則此不得但言通邛都也索隱本出通笮二字

案此脫邛字

注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熨

道通南中關越傷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牂柯斬笮王

志三之六

十

首置牂柯郡則正文內有笮字明矣漢書正作通邛笮

結軌

結軌還轅念孫案索隱本軌作軌注曰音轍漢書作軌據此則史記本作結軌

孝文紀結軌於道田完世家伏式結軌而馳凡史記莊子戰國

策轍字多作軌

與漢書不同今本依漢書改爲結軌又刪去注

內音轍漢書作軌六字而加入軌車迹也四字斯爲謬矣

阻溪

阻溪闇昧得耀乎光明索隱本阻溪作阻爽注曰三蒼云阻爽早朝也阻音昧字林又音忽念孫案作阻爽者

是也漢書漢紀文選竝作芻爽芻說文作吻尙冥也封禪書味爽郊祀志作吻爽顏師古曰吻爽未明之時也吻音忽芻爽與闇昧義相近若作阻溪則與下句得耀乎光明義不相屬蓋後人見上文有山川阻溪之語而妄改之也乃或於注內加阻溪漢書作芻爽七字以牽合已改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綢繆

綢繆偃蹇恍奠以梁倚念孫案綢繆本作綢繆淺學人改之也漢書作綢繆張揖曰綢繆掉頭也顏師古曰綢徒鈞反繆盧鈞反音義與綢繆迥別索隱本正作綢繆注曰綢音徒弔反繆音來弔反徒弔之音與雕相近故集解引徐廣曰綢一作雕今并集解索隱內之綢字皆改爲綢而不知其與徒弔之音不合也

涿沫

邇陝游原迴闊涿沫念孫案沫本作末涿末與游原相對今作沫者因涿字而誤加水旁耳文選亦誤作沫唯漢書不誤

葳蕤 沉瀝 檉棹 荔枝 媵媚 沓渺

葳蕤

念孫案索隱本葳蕤作葳析子虛賦葳蕤苞荔索隱本葳作析注曰針斯二音析

歌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亾者匿與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索隱曰所不當得謂有罪之人不當得關內侯及二千石念孫案小司馬說非也所不當得衍不字漢書作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如淳曰賜亾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薛瓚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祿也集解引此二說爲解則正文內本無不字明矣

遂考

上卽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念孫案遂當從宋本作逮逮捕也考問也言捕問之也漢書正作逮師古曰逮追捕之也

志三之六

三

道從長安來

諸使道從長安來念孫案道卽從也漢書作諸使者道長安來顏師古曰道從也鄭注禮器曰道猶由也從也鼂鏞傳道軍所來集解引薛瓚曰道由也大荒西經風道北來郭璞曰道猶從也引韓子十過篇曰元鶴二八道南方來是道與從同義今本史記作道從長安來者一本作道一本作從而後人誤合之耳索隱引姚丞云道或作從是其明證矣漢書西南夷傳道而北牂柯江漢紀道作從

爲僞 僞爲

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念孫案僞上本無

爲字僞卽爲字也還僞辭者求神異物不得既還而爲之辭也後人誤讀僞爲詐僞之僞故又加爲字不知無其事而爲之辭卽是詐僞無庸更言僞也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作還僞辭曰是其證堯典朕聖讒說殄行五帝紀作殄僞僞與爲同字爲與行同義昭二十五年左傳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魯世家爲作僞此傳下文使人僞得罪而面僞失火宮中漢書竝作爲是史記爲字多作僞也又堯典平秩南僞僞衛包改作訛今據周官馮相氏注影宋本周官釋文及羣經音辨改正五帝紀作南爲今本爲作謫亦後人依衛包改之今據索隱改唐風采芡篇人之爲言正義曰定本作僞言月令

志三之六

古

毋或作爲淫巧鄭注曰今月令作爲爲詐僞成九年左傳爲將改立君者釋文爲本或作僞爾雅造爲也王風兔爰傳作僞也楚策孫子爲書謝韓詩外傳作僞書本今作僞喜亦後人所改逸周書史記篇上衡氏僞義弗克僞義卽爲義荀子儒效篇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行僞卽行爲衣冠行僞四字平列下文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言議談說亦四字平列考韓詩外傳正作衣冠行爲楊倞注以爲行僞而堅謬矣凡荀子爲字多作僞楊注皆失之又正論篇曰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僞飾性禮論篇曰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正名篇曰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虛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性惡篇曰人之性

惡其善者偽也

論衡本性篇引此而釋之曰性惡者人生皆得惡性也偽者長大之後勉使爲善也案此篇內淮南俶真篇曰趨舍行偽詮言篇曰道爲字皆作偽

淮南俶真篇曰趨舍行偽詮言篇曰道理通而人偽滅義竝與爲同是諸書爲字亦多作偽也又此傳下文偽爲丞相御史請書偽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兩爲字亦後人所加偽卽爲字也漢書伍被傳作爲丞相御史請書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是其證

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

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念孫案氣怨結而不揚二句指伍被而言非指淮南王而言王字衍文也若指淮南王而言則與下文卽起歷階而去不相承接矣漢書伍被傳作被因流涕而起是其證通鑑漢紀十一作王涕泣而起蓋所見史記本已衍王字因以致誤耳

汲鄭列傳

段宏

濮陽段宏念孫案索隱本段宏作段客注曰漢書作段宏據此則史記本作段客而今本作段宏則後人據漢書改之也凡隸書宏字或作右形與各相似故從宏從各之字傳寫往往相亂

漢書成帝紀中山憲王孫雲各漢紀作中山憲王孫宏又外戚

傳中黃門田容漢紀作田闕說文闕所以止扉也今本爾雅闕作闕越語王孫雒今本雒作雒海外而經肅慎之國有樹名曰雒常雄或作雒呂氏春秋聽言篇空洛之遇淫辭篇作空雒

儒林列傳

從容

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念孫案從容者從

諛也言以承意從諛故得久居其位也汲黯傳從諛承

意是其證下文曰董仲舒以宏為從諛酷吏傳贊曰杜周從諛諛容一聲之轉從

諛之為從容猶縱與之為從容漢書衡山王傳曰夜縱與王謀反事史記作從

容鬼與區之為鬼容區矣漢書郊祀志問於鬼與區師古曰藝文志云鬼容區而此

志作與區與容聲相近蓋一也

志三之六

六

因以起其家

孔氏有古文尚書而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

十餘篇索隱出起其家逸書五字解曰起者謂起發以

出也引之曰當讀因以起其家為句逸書二字連下讀

起興起也家家法也後漢書順帝紀曰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儒林傳曰立五經博士

各以家法教授徐防傳曰漢立博士十有四家漢世尚書多用今文自孔氏治

古文經讀之說之傳以教人其後遂有古文学家論衡感類篇說

金滕曰古文学家以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是古文学家法自孔氏興起也

故曰因以起其家漢書藝文志曰凡書九家謂孔氏古

文伏生大傳歐陽大小夏侯說及劉向五行傳許商五

行傳記逸周書石渠議奏也劉歆傳曰數家之事皆先
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謂逸禮古文尙書春秋左氏也
是古文尙書自爲一家之證書序正義引劉向別錄曰
武帝末民間有得泰誓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
皆起後漢書桓郁傳注引萃嶠書曰明帝問郁曰子幾
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
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卽白之是起謂其學興起非謂
發書以出也逸書已自壁中出何又言起發以出邪

酷吏列傳

罪常釋間卽奏事

志三之六

七

罪常釋間卽奏事上善之集解斷罪常釋間爲句引徐
廣曰詔荅間也如今制曰間矣念孫案如徐說則罪常
釋間四字義不相屬間當依漢書作閒字之誤也罪常
釋爲句謂其罪常見開釋也此結上之詞閒卽奏事爲

句閒卽猶今人言閒或也此起下之詞

閒卽奏事上善之對上文奏事

卽譴而言兩卽字並與或同義言湯奏事或遇譴責則
謝罪曰正監掾史某因爲臣議如上責臣臣非用以至
於此閒或奏事而上善之則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
掾史某爲之也下文曰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淡
禍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必舞文
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此四卽字
亦與或同義

上黨郡

補上黨郡中令念孫案此本作補上黨中令今本上黨下有郡字者因索隱內上黨郡而誤也索隱本出上黨中令四字注曰謂補上黨郡中之令若正文內本有郡字則索隱爲贅語矣又案篇內所稱郡名凡一字者其下必加郡字若兩字者則不加郡字此文上黨下本不當有郡字而漢書亦有疑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也

捕其爲可使者

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念孫案索隱本出求爲可使四字注曰謂求楊可之使據此則正文本作求爲可使者今本作捕其爲可使者疑

志三之六

六

後人依漢書改之也

徒諸名禍猾吏

徒諸名禍猾吏與從事集解引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本作徒請名禍猾吏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應劭曰徒但也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作禍害者任用之念孫案此當作徒請召猾吏與從事上文云猾民佐吏爲治是也索隱本作徒請名禍猾吏名卽召之譌禍卽猾之譌

而衍者也

隸書猾禍相似說見漢書高祖紀禍賊下

今本作徒諸又徒請之

譌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猜禍二字皆猾字之譌

此一本

作猜一本作禍而禍猾吏猜禍吏名禍猾吏皆文不成寫者又誤合之也

義

以焮大豪

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焮大豪集解徐廣曰焮音熏索
 隱本作熏注曰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姦猾之人
 今案之以熏逐大姦漢書作動顏師古曰治下戶之狡
 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念孫案史記舊本當作勳勳卽
 動之誤故漢書作動也樂記謹以立動鄭注動或爲勳其作熏作焮者
 又皆勳之誤呂氏春秋離謂篇眾口動天高注動感動
誤爲因文求義當以作動者爲是索隱熏炙之說其失
 也迂矣

志三之六

尤

小羣盜

小羣盜以百數念孫案盜字後人所加上文大羣至數
 千人羣下無盜字卽其證蓋前旣云盜賊滋起故後但
 云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百數無庸更言盜也漢書無
 盜字

能因力行之

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念孫案因當
 爲自言獨宣能自力行之而他人則不能故曰難以爲
 經也隸書因字或作囙見漢泰山都尉孔宙碑魯相史晨饗孔廟後碑形與自
 相似故自誤爲因漢書作能自行之是其證

推減

天水駱壁推減集解徐廣曰一作成索隱曰推減上音直追反下音減一作成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念孫案推減者椎成之譌成又成之譌也椎卽椎擊之椎故音直追反若推字則當音尺追湯回二反不當音直追反矣成有減音故云音減萬石君傳九卿減宣漢書作減工記轉人注輪軹與軫轆大小之成釋文咸本又作減同洽斬反臬氏注消漣之精不復成也釋文咸洽斬反本亦若本是減字則不得云音減矣且成與成字相近故徐廣曰咸一作成也注內推繫乃椎擊之譌椎擊之以成獄故曰椎成所謂樅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也今

志三之六

三

本椎成譌爲推減又刪去索隱內下音減三字以牽合已誤之正文斯爲謬矣

復鷲

京兆無忌馮翊殷周復鷲索隱曰復音復蛇鷲音鷲鷹也言其酷比之復毒鷹攫念孫案小司馬說甚謬復讀爲復復鷲皆很也言其很戾不仁也廣雅曰復鷲很也宣十二年左傳剛復不仁杜預曰復很也漢書匈奴傳天性忿鷲顏師古曰鷲很也復字從夏得聲故與復通字又作復趙策曰知伯之爲人好利而鷲復是也韓子十過篇復作復又作覆管子五輔篇曰下愈覆鷲而不聽從是也

大宛列傳

大王長

大夏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念孫案王長當依漢書漢紀作君長上文曰條枝往往有小君長卽其證太平御覽四夷部引史記正作大君長

破匈奴西城數萬人

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凌稚隆曰西城漢書作而邊是念孫案邊與城形聲俱不相近若史記本是邊字無緣誤爲城也城當爲域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勿躬篇平原廣域漢書敘傳方今雄傑帶州域者今本域字並誤作城又漢書天文志爲其環域千里內占史記天官書域誤作城

志三之六

三

域者界也史記作西域漢書作西邊其義一也下文曰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城亦域之誤上文曰昆莫之父匈奴而邊小國也又漢書作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史記脫殺字

善眩人

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念孫案眩上本無善字後人以上文云條枝國善眩因加善字也不知此言眩人卽是善爲眩術之人無庸更加善字漢書張騫傳正作眩人顏師古曰眩讀與幻同後漢書陳禪傳西南夷揮國人獻幻人幻人卽眩人也索隱本出犁軒眩人

四字注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則無善字明矣

負而輕之

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漢書負作負師古曰負恃也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也念孫案如漢書注則史記負字乃負字之誤淮南詮言篇自負而辭助高注曰自負自恃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粟姬負貴又曰負愛矜功負竝與負同後人多見負少見負故負誤爲負矣

瑤池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朶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念孫案瑤池本作

志三之六

三

華池後人多間瑤池寡聞華池故以意改之耳論衡談天篇曰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其上有玉泉華池藝文類聚山部太平御覽地部白帖崑崙山類引史記竝作華池又文選遊天台山賦嗽以華池之泉李善注引史記曰崑崙其上有華池又洪興祖楚辭補注離騷篇曰禹本紀言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其上有醴泉華池此注卽本於史記是洪氏所見本尙作華池而今本作瑤池則元以後淺人改之也又案海內面經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郭璞曰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有醴泉華池見禹本紀是

禹本紀自作華池與他書言瑤池者異也

本紀所謂崑崙者

惡觀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念孫案索隱本出惡觀夫謂
昆侖者乎八字注曰惡於何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
于寘於何而見昆侖為河所出據此則正文本作惡觀
夫謂昆侖者乎夫字即指禹本紀而言今本作惡觀本
紀所謂崑崙者乎疑是後人增改漢書作惡暗所謂昆
侖乎亦無本紀二字又昆侖作崑崙亦是俗改

余不敢言之也

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念孫案索

志三之六

三

隱本出余敢言也四字注曰余敢言也謂山海經難可

信耳據此則正文本作余敢言也與邪同昭六年左傳今豆有

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魯語主亦有以語肥也論語為

政篇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雅也篇仁者雖告之日井有

仁焉其從之也孟子告子篇然則飲食亦在外也也字

竝與邪同顏氏家訓音辭篇邪者未定之詞北人即乎

為也字荀子正名篇注也當為邪大戴禮五帝德篇請

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樂記正義引此邪作也淮南

精神篇其以我為此拘拘邪莊子大宗師篇邪作
也史記張儀傳此公孫衍所謂邪秦策邪作也
言邪即是不敢言後人不達而增字以申明之殊為多
事乃或改注內之余敢言也為余不敢言者以牽合已
增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游俠列傳

況

陽翟薛況念孫案況本作兄古多以兄為況字

見大雅桑柔召

早二篇管子大匡篇及漢樊毅脩華嶽碑又呂后紀之歸傳翁歸字子兄皆讀為況

索隱本出薛兄二字注曰音況今本改

兄為況而刪去其音斯為妄矣
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

以軀僭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

可勝數念孫案及當為乃休乃鑄錢掘冢為一句休上

不字後人以意加之也

此因乃譌作及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休上加不字以曲通其義

耳漢書作臧命作姦剽攻

句休乃鑄錢掘冢

句顏師古

志三之六

曰不報仇剽攻則鑄錢發冢也是休字下屬為句貨殖

傳曰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此又一證也

倭幸列傳

抗

高祖至暴抗也念孫案抗本作伉淺學人多見抗少見

伉故改伉為抗耳索隱本出暴伉二字注曰伉音苦浪

反言暴猛伉直酷吏傳贊云郅都伉直是也今并注文

亦改為抗不知正文作伉故須作音若作抗則不須作

音矣何弗思之甚也

滑稽列傳

幸雨立

女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念孫案幸雨立本作雨中立今本雨上幸字涉下幸休居而衍又脫去中字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天部引此作幸雨立亦後人依史記改之初學記人部御覽人事部樂部引此竝作雨中立

宦署

金馬門者宦署門也念孫案宦下脫去者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居處部及文選西都賦別賦注引此竝有者字

志三之六

壹

行十餘日

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倉行十餘日念孫案此謂居齋宮中十餘日也十餘日上不當有行字蓋涉下文浮行數十里而誤衍耳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無行字

治鄭

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念孫案治鄭本作相鄭今作治者因下文治單父治鄴而誤索隱本於下文兩治字皆避諱作理而此獨作相是正文本作相非作治也

日者列傳

誇嚴

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說禍福以誑言也念孫案莊嚴與矜誇事不相類嚴讀爲讖說文曰讖誕也誇訖也廣雅同廣韻引東觀漢記曰雖誇讖猶令人熱誇讖猶言誇誕此謂卜者多言誇誕以惑人讖與嚴古今字也管子法法篇國母怪嚴母雜俗母異禮嚴亦與讖同怪讖猶怪誕耳

龜策列傳

松根

伏靈者

今作茯苓

千歲松根也念孫案松根本作松脂後人

志三之六

美

以上文言茯苓在地中故改爲松根不知茯苓乃松脂所化非松根也淮南說山篇下有茯苓上有兔絲高注曰茯苓千歲松脂也博物志引神仙傳曰松脂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藝文類聚木部引元中記曰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爲茯苓太平御覽藥部引典術曰松脂入地千歲爲茯苓又御覽及爾雅翼並引龜策傳曰茯苓者千歲松脂也皆其明證矣又案呂氏春秋精通篇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茯苓是然則松脂入地爲茯苓茯苓之氣上爲兔絲謂茯苓爲兔絲之根則可謂爲松根則不可

滿百莖

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蒼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念
孫案滿百莖本作百莖共根今本有滿字無共根二字
者後人依上下文改之也不知上下文言滿百莖皆褚
先生之語此言百莖共根乃褚引古傳之文不與上下
同也藝文類聚草部太平御覽百卉部引此並作其叢
生百莖共根無滿字上文蒼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
云蒼百年而一本生百莖此洪範五行傳
語見藝文類聚春秋繁露奉
本篇曰蒼百莖而共一本皆其證也邢昺爾雅釋魚疏
引史記作滿百莖則所見本已誤

志三之六

三

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

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引之曰水經決水注云灌水導
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褚先生所謂神龜
出於江灌之間嘉林之中蓋謂此水也東北逕蓼縣故
城面而北注決水今灌水出光州商城縣北流入決水
漢書地理志曰廬江郡金蘭而北有
東陵鄉灌水所出又曰雩
婁有灌水北至蓼入決是此傳原文本作神龜出於
江灌之間且其地在江北非在江南今本云神龜在江
南蓋後人多間江水少間灌水故以意改之耳

務以費民

務以費民民字與常郎方囊彊嘗徬行祥成享冥光綱

長亾十六字爲韻念孫案民當爲眠眠字古讀若苾本

在陽部故與常郎諸字爲韻說文眠從民亾聲字或作

則以賜貧叱與兵糧爲韻韓子入姦篇五曰民萌與牀

旁兄缺行強方爲韻楊雄幽州牧箴偃我邊萌與康唐

念亾傍其成冥二字則閒用耕部也若民字則在眞部

爲韻去陽部較遠矣

理達於理

理達於理文相錯迎念孫案理達於理文不成義理達

當爲程達程理右半相似又涉下理字而誤也程與呈

古字通廣雅程見示也張衡西京賦灼龜爲兆其理縱

橫呈達於外故曰程達於理文相錯迎也太平御覽方

志三之六

亥

術部引此正作程達於理

諸靈數劄

諸靈數劄莫如女信集解徐廣曰音策索隱本作蒴注

曰蒴音近策或蒴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

可覈念孫案說文玉篇無蒴蒴二字此皆蒴之誤也今本

作蒴者因徐廣音策而誤索隱本作說文蒴策也從艸

蒴者蒴字俗書作蒴因誤而爲蒴刺聲玉篇音刺刺與策聲相近故索隱曰蒴音近策蒴

字又有策音故徐廣音策集韻策蒼也或作蒴義卽本

於徐廣

求財

求財

求財買臣妾顧子明日財下脫物字前後文竝作求財物

貨殖列傳

幣

無息幣索隱本幣作弊念孫案太史公自序維幣之行以通農桑索隱本亦作弊注曰弊音幣帛之幣是史記幣字通作弊也今本皆改弊爲幣并刪去其音矣古字多以弊爲幣管子四時篇謹禱弊梗鹽鐵論鉛幣篇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太元元規古者寶龜而貨貝後世君子易之以金弊字竝與幣同莊子則陽篇搏幣而扶翼釋文作弊秦策必卑辭重幣以事秦趙策受其幣而厚遇之姚本竝作弊趙策啟關通幣史記虞鄉傳作弊宋本游本王本皆如是史記司馬相如傳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漢書作弊

什倍其償

求奇繒物閒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念孫案索隱本償作當注曰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當字漢書作償據此則史記自作當與漢書不同而今本作償則後人依漢書改之也案當者直也見廣雅謂什倍其物之直也又案償之爲言猶當也漢書匈奴傳漢出三千

餘騎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取當
即取償也秦策曰區於秦而取償於齊廣韻償當也則當與償亦同
義無庸改爲償

果隋

楚越之地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索隱曰隋音徒火反
正義曰隋今爲種今本種譌作搖音同果種猶種疊包裏也今
楚越之俗尚有裹種之語楚越水鄉足螺蛤魚鼈民多
採捕積聚種疊包裹煮而食之班固不曉裹種之方言
脩太史公書述地志乃改云果蘇贏蛤非太史公意班
氏失之也引之曰說卦傳艮爲果蘇京房作果墮墮與
隋通則果隋卽果蘇班氏不誤守節不識古字乃以唐
時俗語說之甚矣其謬也

走灰地如鷺

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
兼僭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灰地如鷺其實皆
爲財用耳念孫案宋本游本走灰地如鷺下皆有者字
是也上文不避湯火之難下文不擇老少下皆有者

字

千章之材

山居千章之材集解徐廣曰材一作楸駟案韋昭曰楸

木所以爲轅音秋漢書作干章之菽孟康曰菽任方章者干枚也念孫案史記材字當爲秋字之誤襄十八年左傳伐雒門之菽釋文菽本又作秋莊子人閒世篇宜楸柏桑釋文楸作秋史記朝鮮傳封韓陰爲菽苴侯漢書菽作秋

醬干甌

醢醬干取醬干甌念孫案下句醬字當從漢書作漿此涉上句而誤也北堂書鈔酒食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引史記竝作漿干甌

鰕干石

志三之六

鮐鯨千斤鰕干石鮑干鈞集解徐廣曰鰕音鰕鰕魚也本作鰕音輒膊魚也說見下索隱曰鰕音輒一音昨苟反小魚也又曰注鰕音輒膊魚也膊音鋪博反破鮑不相離謂之膊聲類及韻集雖爲此解而鰕生之字見與此同鰕者小雜魚也自鰕音輒以下至此今本皆刪去唯單行本有念孫案鰕音昨苟反字從魚取聲說文白魚也鰕音輒字從魚取聲取音玉篇膊魚也方言膊暴也燕之北郊朝鮮洩水之間凡暴肉謂之膊兩字絕不相通此文以鮐鯨爲一類鰕鮑爲一類鰕音輒字從取不從取世人多見取少見取故鰕誤爲鮑今俗書輒字作輒誤與此同也鰕干石鮑干鈞當作鰕鮑干鈞鮐鯨千斤鰕鮑干鈞相對

爲文鯽下不當有干石二字蓋因上文徐廣注鯽音鯽

魚也當作鯽音輒膊魚也索隱引徐廣注正作音輒膊魚也正義同考漢

書正作鯽鮑千鈞顏師古曰鯽膊魚也卽今不著鹽而

乾者也鯽音輒是其證矣索隱不用徐廣之說乃云鯽

音輒一音昨苟反小魚也且云鯽生之字與此同是直

不辨鯽鯽之爲兩字矣且鯽爲膊魚鮑爲鹽漬魚見玉篇

二類相近故以鯽鮑連文若改鯽爲鯽而訓爲小魚比

之於鮑斯爲不類矣正義說亦與索隱同誤

椎髻

賈椎髻之民念孫案椎髻索隱本作魑結注曰上音椎

志三之六

三

下音髻今改魑結爲椎髻而刪去其音斯爲妄矣陸賈

傳尉他魑結箕踞朝鮮傳魑結蠻夷服西南夷傳魑結

耕田索隱竝曰上直追反下音計正與此同漢書陸賈

傳貨殖傳竝作魑結李陵傳西南夷傳朝鮮傳竝作椎

結史記漢書皆無髻字方言覆結謂之疇巾楚辭招魂激楚之結獨秀先些字竝作結

說文無髻字

拙

田農拙業念孫案拙本作掘故徐廣音義曰古拙字亦

作掘也後人改掘爲拙則與音義相左矣班馬字類引

此正作掘淮南說林篇所重者在在外則內爲之掘亦以

掘爲拙

用之富

田農掘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維樂成以饒念孫案桓發用之富本作桓發用富用亦以也

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

與上下三以字互文後人於用下

加之字則失其句法矣史記多以以用互文秦楚之際月表序曰以德若彼用力若此天官書曰歲星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老莊申韓傳曰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游俠傳曰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

志三之六

三

俠間自序曰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皆其證也臯陶謨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管子小問篇曰臣間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荀子非相篇曰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拙呂氏春秋疑似篇曰此褒姒之所用歿而平王之所以東徙也韓子揚權篇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皆以以用互文

太史公自序

糲梁

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糲梁之會藜藿之羹漢

書司馬遷傳同念孫案服虔曰糲粗米也賈逵注晉語

曰梁會之精者見文選陸機君子有所思行注是糲粗而梁精不得以

糲梁連文梁當為粢字之誤也梁字形相近傳寫往往譌潤曲禮稷曰明粢

釋文一本作明梁淮南人間篇飯黍梁今本梁誤作粢爾雅曰粢稷桓二年左傳

曰粢會不鑿玉藻曰稷會菜羹論語鄉黨曰疏食菜羹

粢會稷會疏會異名而同實也粢與糲皆會之粗者李

斯傳曰堯之有天下也糲粢之會藜藿之羹韓子五蠹

篇曰堯之王天下也糲粢之會藜藿之羹淮南精神篇

曰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主

術篇曰堯太羹不和粢會不穀皆共證也列子力命篇

志三之六

言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衣則楯褐會則粢糲子衣則文

錦會則梁肉以粢糲與梁肉對言淮南人間篇陳駢子

對孟嘗君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以身

歸君會芻豢飯黍梁今本梁誤作粢上文云粢以芻豢黍梁下文云服輕煖乘牢良良與

梁為韻今據改以糲粢與黍梁對言是梁精而粢粗可言糲粢

不可言糲梁也

聖人不朽

聖人不朽時變是守漢書司馬遷傳朽作巧顏師古曰

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念孫案史記原文蓋亦作聖人

不巧今本作朽者後人以巧與守韻不相協而改之也

不知巧字古讀若糗正與守爲韻韓子主道篇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素問徵四失論更名自巧竝與咎爲韻參同契非種難爲巧與酒爲韻皆其證也上文云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以虛無爲本卽所謂聖人不巧也以因循爲用卽所謂時變是守也又云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亦是此意此皆言道家無爲之術故顏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韓子揚榘篇亦云聖人之道去智與巧若改爲聖人不朽則與時變是守之義迥不相涉矣索隱本出聖人不朽四字正義云言聖人教迹不朽滅則所見本皆誤

志三之六

三

諸侯謀之

惠之早實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念孫案諸侯謀之本作諸侯之謀之是也若詩言先君之思嫵婉之求維子之好之類言呂后崇彊祿產而謀劉氏故下文卽云殺隱幽友也後人以謀與台疑韻不相協故改之謀爲謀之而不知謀字古讀若媒詳見唐韻正正與台疑爲韻且呂后稱制之時諸侯未敢謀之也

洞疑

殺隱幽友大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達爲義言所其疑也引之曰索隱以洞疑爲其疑其說迂而難通洞讀爲

惘惘疑恐懼也言呂后殺隱王如意幽幽王友而大臣
皆恐也蘇秦傳秦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惘疑虛喝
驕矜而不敢進索隱以惘爲恐懼是也疑亦恐也雜記
曰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外鄭
注疑猶恐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君子見善恐不得
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荀子宥
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禮勸學篇懼作疑管子
小問篇曰駮倉虎豹故虎疑焉是疑亦恐也燕世家曰
眾人惘恐惘恐卽惘疑也作洞者假借字耳馮衍顯志
賦亦曰終餘憚而洞疑

志三之六

三

來古

比樂書以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卽古來也言比樂書以
述自古以來樂之興衰也念孫案小司馬倒釋來古二
字非也比樂書以述古來則文不成義來古卽往古也來與往義相反
而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也
大雅文王有聲篇邇追來孝邇辭也來往也孝者美德
之通稱言上追前世之美德也前世之美德故曰往孝
所謂追孝于前文人也鄭箋訓邇爲述來爲勤謂述追王季勤孝之行失之辯見經義
述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氏春秋上
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往魯人不

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以來是來卽往也呂氏春秋淫辭篇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韓策顏率曰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本書秦始皇紀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皆謂自今以往也

高祖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念孫案祖上本無高字後人以此是述高祖功臣因加高字耳今案應劭注漢書文帝紀曰始取天下者爲祖故但言祖而其義已明無庸加高字文選吳都賦注漢高祖功臣頌注弔魏武帝文注三引此文皆作維祖元功則無高字明矣下文述蒯燕世家云維祖師旅劉賈是與又其一證也

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

其極則玩巧

句

并兼茲

音

今本此下

載索隱曰

玩

殖

此字

上屬

貨殖傳

曰故其

爲

爲爭於機利

句

念孫案此

以其極則

玩巧爲句

曰故其

爲

貨殖傳

曰故其

爲

貨殖傳

曰故其

爲

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并兼茲

爲句爭於機利

曰故其

爲

貨殖傳

曰故其

爲

貨殖傳

曰故其

爲

貨殖傳

曰故其

五官反云云本在玩巧下今本列入茲字之下殖字之

上則是以其極則玩爲句巧并兼茲爲句殖爭於機利

爲句矣大謬

姜姓解

田闕爭寵姜姓解凡從魚之字或譌從徐廣曰解一作遷念孫案姜姓解

凶殊為不詞解當為鮮字之誤也角漢北海相景君銘

元元鰥寡鰥字作鰥史記賈生傳細故憑薊今薊字作

前皆其證也漢魯峻石壁殘畫象鮮明騎鮮字作解俗

書解字作解二形相似故鮮字譌而為解月令穀實鮮

落呂氏春秋季夏紀淮南時則篇竝作穀實解落墨子

魯問篇鮮而會之節荈篇作解而會之爾雅釋山小山

別大山鮮釋文曰鮮或作嶰字文選吳都賦嶰潤闕岡

李善引爾雅曰小山別鮮之言斯也俗語斯白之字作

大山曰嶰皆其證也鮮齊魯之間督近斯爾雅釋詁釋文曰鮮本或作誓沈

云古斯字斯與鮮聲相近故字相通阮氏伯元掣經室

文集曰尙書無佚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鮮即斯

字言文王惠斯鰥寡即祖甲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之義斯者語詞故漢石經及漢書谷永傳竝作惠于鰥

寡偽孔傳訓鮮為少失之也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言

鮮即斯故釋言曰斯離也謂田恆與闕止爭寵弑簡

志三之六

公專齊政而姜姓斯凶也鮮與遷聲相近故徐廣曰一
作遷若作解則聲與遷遠而不可通矣

傳兵論劍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顧子明曰此本作非信仁

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信仁為一類廉勇為一類劍論

與兵書對文顏師古曰劍論劍術之論也言非信仁廉勇之人不能

傳此二術也上文云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漢書司馬遷

傳同服虔曰世善劍也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

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見集解是其證今本仁廉二字

倒轉劍論兵三字上下錯亂又脫去書字

不既信

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念孫案不既信不失信也
方言廣雅竝云既失也

統業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念孫案統業當從漢
書作絕業字之誤也絕業與末流相對爲文下文秦撥
去古文焚滅詩書云云正申明絕業二字之意司馬相
如云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意與此同也若作
統業則非其指矣文選頭陀寺碑文惟齊繼五帝洪名
紐三王絕業李善注引史記正作絕業

志三之六

堯

俟後世聖人君子

俟後世聖人君子念孫案此本作以俟後聖君子今本
無以字有世人二字皆後人所改也哀十四年公羊傳
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史公之言卽本於此案傳稱君子有樂乎此本指孔子
言之此稱以俟君子則指後賢言
之雖意有不同而文出於彼詩諸序曰其諸君子亦
有樂於是與亦指後賢言之與公羊文同而意異案
隱本出以俟後聖君子六字注曰此語出公羊傳是其
證後人不知而以意改之謬矣漢書正作以俟後聖君

子

索隱本異文

傳醬以二者相較則索隱本皆古字而今本皆俗書也

又如子貢作子贛孔子世家唯子贛廬於家上盤作槃平原君傳毛遂奉銅盤

訊作諄賈生傳訊曰箕倨作箕踞張耳陳餘傳箕踞詈請作譙樊噲傳請

讓頂裙作裙萬石君傳取齧作齧魏其武安傳杜高作

鎬司馬相如傳親中裙廟脰崖作厓察之野作埜跨野網作罔酷吏

天下之綱皆與說文相合又如蒼作倉項羽紀異軍蒼頭特起將相名

臣表張蒼救作採十二諸侯表吳王夫差十一年救陳高苑作高苑高祖功臣

為計相高苑莊作壯棘陽莊侯杜得臣涅陽莊侯呂勝

制侯丙情陸梁作陸量陸梁侯須母恭作共惠景閔侯者表管恭侯劉

元以來王子侯者劉濞陪作倍建元以來王子侯條侯作脩

表牟平恭侯劉濞陪作倍建元以來王子侯條侯作脩

志三之大

侯將相名臣表中黠殺作焦殺樂書其聲大荒落作大

芑落麻書疆梧大協洽作汁洽作噩作作鄂涖灘作汭

漢並同藩作蕃天官書環之匡婺女作務女同上櫛作隋

平準書三日管作筦欲壇管山犁鉏作犁且齊世家闕

復小櫛之闕止有徐州作徐州田常執簡費王作弗王

止作監止寵焉荀躒作荀櫟趙世家荀躒癸惑作營惑孔子

晉世家子穆荀躒作荀櫟言於晉侯癸惑作營惑孔子

侯費王立荀躒作荀櫟言於晉侯癸惑作營惑孔子

世家匹夫而圮作汜雷侯世家步旗作期三王世家佚

癸惑諸侯者圮作汜雷侯世家步旗作期三王世家佚

作軼母侗寓作偶老子韓非傳大端木賜作端木漆

雕間漆雕哆漆雕徒父漆雕竝作漆彫公伯僚作公伯

繚公堅定作公肩定申黨作申堂公面葳作公面箴並

尼弟張儀傳舫船載卒枋得作德孟嘗君傳齊屬作躡躡

而見洒作灑范雎傳羣臣莫不馳作施而搏蹇兔也慙

之屈原傳離詐作非詐疑傑賈誼作賈義賈生洛作雒

作慙怒之長鞠南洛陽十萬戶匡作柳陽奉地圖匡辯作別李斯傳辯

尊渡作度淮陰侯傳陳草作卑望趙軍狡兔作郊兔狡

灰運作重匈奴傳以示不如廬胸作盧胸亭至廬胸稽

且作稽沮衛將軍驃騎王做作樊主父傳靡勞浸作勞寢

而南夷傳其旁東諸蔗作諸柘司馬相如傳雕胡作彫

北有勞浸靡莫諸蔗作諸柘司馬相如傳雕胡作彫

胡東薺卬削作戍削揚地嬰珊作盤獬勃宰作勃粹嬰

金隄上豐作豐鄆鄆踰作踰踰波鵬隄作鵬渠煩鶩臧

志三之六

聖

鳴作葳鷲鷲鷲鮮枝作鮮支鮮枝榕標作荅逖榕標胥

餘作胥胥雷落弄吸作弄欽濁嫺作閑嫺坡治笹作笹

邛笮之浸溽作浸淫浸溽眩溽作泫溽紅杏窺作逢

君長經作徑大宛傳導作道抵康居黎軒作犁軒有

原泉經作徑大宛傳導作道抵康居黎軒作犁軒有

奄蔡諲作適滑稽傳罰竿作干竿萬个鼃作阮太史

黎軒諲作適滑稽傳罰竿作干竿萬个鼃作阮太史

與處序鼃亦可見古書多假借之字故并記之

史記第六

